



樓山堂集卷第十四

書

真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

丁卯

貴池吳應箕著



二妙集十四

日來同兩郎君驅車道上聞見不一過真陽郭外數十里所見事言之令人酸楚今略布筆以聞去年冬過真息二縣雖覺蕭條之狀異於他邑然時風雪甚厲與四面蔽護恆恐不密遂不得一舉帷眺望故行郊原中猶之從枕上度去耳距光州二十里曰黃子岡者一宿公館得悉其以僉報鋪司累死數命次日即向吳光州言之光州以遷客不久任云當向府語不肖比即不說其言私念居其官者雖在任一日民之利害即我利害也奈何推而遠之乎為慨歎久之及晤教又忘詳達其事深致恨焉然今所見則與光州所見尤異矣自

妙十四

附本

一

晨發出郭門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霽四十里中一望皆黃茅白草察所過之處皆行地畝中畝之疆界尚在而禾麥之跡無一存者計耕作久廢矣即問輿夫此東西南北其田地荒蕪盡如此乎對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縣差善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驛舍有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問向所見一路荒蕪之田無差糧乎數人則同聲對曰前此皆膏腴之業差糧焉得獨問盡耕之對曰無牛牛多盜賣出境者無牛因以無佃此其一端也又本縣馬戶差徭苛急每報一人人不堪役則先賣其牛棄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則田無主故不耕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賠於本戶戶不堪賠則坐之本里或又坐之親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猶捐粟以償貧者則盡棄產而去故今村落為墟田畝盡廢皆繇此耳又問此棄產去者何不賣以與人而甘遠遁

也則又對曰差徭政為有田地者苦耳今賠者欲棄其產而不得況受其業而糧即派其家能堪之耶于是寧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極矣又問獨無以此情白縣者乎對曰縣令多舉貢日暮途窮貪得可而衙門弊多度力不足以區處逐日操鞭扑百計追呼求糧完自免譴責可人戶之逃田畝之荒寔勿問有告理者及笞之所以百姓雖愁怨卒無敢一言也又問此通衢司道必繇此乎曰然撫按繇此乎曰然州郡繇此乎曰然問曾有繇此而問厥故者乎曰無有予不覺浩歎於是吏及老人等咸跪而哭曰官不留心而公問及之任茲土者若罔聞而客暫過者獨備悉其事苟得志幸毋忘此土也予亦於是相對涕下而二公子之涕如之予因呼而慰之曰我為爾以狀聞之郡君使為爾縣計畫可乎皆叩首曰幸甚伏惟先生愛民如子為國忘家前曾躊

妙十四

二

躇二縣長吏謂必得甲科久任方可少甦民困然尚未知此縣之苦有如是也亦尚未知前此知縣之奉職無狀有如是也此其害與弊非太守一檄可以濟事須即以今所開載者條呈上司招安逃民禁賣牛隻不得出境將所荒地逐畝稽覈或給原主或為鬻易或官貸牛種或暫蠲租稅使自墾治計議已定然後責成令長坐使必效一如先生向日所以治桐柏者治之如此則先生之德在二縣者以世世計以億萬計而不肖以途中見事輒有裨於太守吏職則亦不負為汝寧公之重客矣伏惟鑒原幸甚

復王乾純先生書 乙亥

不肖昨在南都見諸當事者以賊警戒嚴其所厝置無一可恃知天下事不可為況郡邑之碌碌者乎以巡撫之進退伺賊之去來以操江之去來伺賊之虛實如此上蔽下欺安得

不以百姓餉賊也即如池郡隔越大江長城之守當在江北又當在接道諸人蓋守北則南可固此一定之理未見一賊而先自張皇精銳消於城守物力屈於增兵而所募之勇士皆布井無賴竭民脂膏以相奉向使賊果渡江池陽能嬰城自完乎此所募之勇士能奮臂殺賊乎即僅完一城而鄉鎮俱置之不顧乎不肖所貽徐父母書已極言其害矣為今之計當息聽訟安撫百姓使民無恐而終日築門終日斂餉加派之令又下勇士之募無已雖先生之二百金亦填之無用之壑百事久變生所謂內亂將作誠先見矣不肖已杜口不敢復談先生為吾池先輩又留心桑梓甚切益通書郡邑為陳其利害乎目今徽郡告荒本地少穀萬一江路有警則流賊不待北來也言之可為寒心府試薦名本為利也而文以美名曰薦賢亦大可笑先生昨謂有數貧親當援之不肖深為歎服此賢者之用心也但雖貧亦當第其文藝不然不如獎進一才士矣何如

妙十四

三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四家文選因癸酉罷第後留滯南都廣東韓姬命出其所彙明文茲一書相證中間所選四家文多與鄙意相合姬命索弟本觀之謂所去取頗是而評亦非泛泛者懲懇刻之以使天下知本朝文集自當以四家為冠弟從其言授之書賈而欲足下序之亦自有意辱承下問敢不布詳蓋弟讀四家之集而不勝悼痛於今人之文也今人之文毋論博洽不如前人醇雅不如前人曾從其立言之本窺之乎宋金華其最矣金華之文沈涵理義所不必論姑即一事論之足下以為今人可及乎不可及乎高皇帝之神武開天以今追論即以焉接堯舜而過湯武豈為虛諛及觀金華集中凡所稱揚者不

過曰陛下漢高祖唐太宗也讚不忘規頌卒以諷則篇篇如是蓋學術所在雖臨以聖明之主而不敢有溢詞視後之人希合揣摩誇諛誕妄上書公卿稱頌功德者果何如耶至彌綸草創應制之文日以數十凡有求者率于三四鼓時下筆立就文不雕琢亦其勢也何能如後人之于史漢歐蘇字櫛而句比之乎故自然渾灑有開國氣象一代文章之盛此其首功也王烏傷才氣不及淘練有如其原本經理則一蓋宋之匹也劉青田爲帷幄籌策之臣宜多權術又今世一切奇謀秘計及陰符遁甲之說皆附之青田及觀其文非聖人之言不道非六經之理不稱而於二氏之學及讖緯術數之事深加排斥然後知王佐自有真也其文仁義藹如經緯有章不知張子房房玄齡諸君當時曾有此否至讀方正學而尤有感焉諸箴銘則已直傳聖學之精微矣當時顏子之稱

妙十四

四

亦不爲過其文無一篇不推原所自一則曰金華先師再則曰先師太史嗚呼言不忘本彼豈獨一文哉視後之文人角巾纔效龍門初登便反脣相譏不則以稱述爲恥所謂文心喪矣安得有文且其所遇者千載一時也而微觀其旨似學術尚未之用蓋井田學校之說仁義禮樂之化其不肯枉以徇世者如此此又豈徒以文稱焉而已乎文中所言忠孝節烈事甚多九死不悔其蓄積也然豈惟正學金華死謫烏傷死敵而青田之毒發于權姦死亦未良然則自古文人烈士固未有如四先生者也視後之回面污行喪恥屈節之夫穢無所蓋自詭能文此輩即不死讀先生集當愧死矣凡此皆所論四先生之大而欲持以告世者若正嘉諸君子之評論不過從四先生文辭起見孰知彼之所謂文者皆庸耳其于四先生之源流尚未深見乎足下忠烈性生又加意問學如

弟所言則必樂聽試由弟之言以讀四家之文知序四家者非足下不能亦不讓也

復方核未先生書

不肖應箕童時便誦習執事之文嚮往非一日矣丙寅有自藤陽驛來者傳執事赴逮別子詩讀而悲悲而和又嘗從北來者問執事在獄興居益悲不能止乃就逮諸君子俱已血化爲碧而靈光巋然者獨執事及惠元孺先生百豈非天哉天死諸君子以使覲生者之有所愧又留一執事以使後死者有所興天固留之人自外之是背天不祥也不肖草莽賤士猶得與執事上下其議者蓋不欲爲悖天之徒則亦未始非天意也往以南北遙阻不得登龍爲恨乃執事居南亦數年矣凡不肖聲氣之友半蒙下接獨不肖懷刺不敢前者此亦有說聞之友人謂執事今崇尚廣大方圓互用雅俗兼收

妙十四

五

與不肖向所懷來者稍異設一造謁而執事以衆人相待即不然以不肖素有浮名第以文士目之豈不肖數十年嚮往之意而謂爲天所留之一人哉今年方密之亟語我若執事胸中久有不肖又雅知非碌碌者於是甫一登堂便蒙倒屣不肖因靜觀執事之顏色深聽其議論默察其旨趣向之所謂廣大者無非欲人共歸于善而所謂兼收互用者特未嘗示人以意也箕然後信天所留者之非偶而不肖數十年之嚮慕一朝盡愜豈非幸哉夫天下之道不難辨也以忠孝立身以天下國家爲念便可引之而爲吾徒忠孝必臨之生死而後明天下國家必試之實事而後見執事其已明者也已見者也不從其已明已見者以大君子爲師而徒以其兼收互用者曰吾見方先生也方先生亦如是立論也嗚呼不亦謬哉南都爲清議從出之地四方流寓者雜居自金侍御范

璽卿而外可與語吾道者少矣今幸執事寓居於此隱若長城而惠元孺先生且來何向之不死者又適相值也天欲平治當自南始吾故曰天也不肖雖不見知於世要之為知天者自是而有所恃矣前召未及赴并惠以詩扇賜之手劄皆未遑報謝今布腹心一詩呈覽惟執事教之

與金天樞侍御書

不肖應箕以無實有名每自悔責顧亦頗自挾負十年以來雖地方公祖父母聞名相慕未嘗輕一見也雖交游半天下亦未嘗先投一刺於達官貴人之門深恐一失懷來祇自生其愧辱然非所論於正人君子也太史公以晏子而在執鞭為幸況當吾世而失之乎某嚮往執事久矣知執事與周仲馭投分甚深仲馭今世之大賢也非執事安從信之又嘗竊聞執事召對時之所執持與大疏之所論列及巡方時之諸

妙十四

六

善政以為吾江上寥落久矣何幸而在位者有執事其人所以私心甚欲一面而無從也今年執事寓家白下箕始一造訪而執事傾蓋深談若非徒以浮名相慕者又兩日而三及門竊見憂國之心披誠之語形于顏色不肖何以得此于執事哉不肖讀古人之言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士不為宰相則願為諫官若今之宰相則已不行矣即諫官亦誰為言之者如近日鄭司寇下獄此非獨善人在患實有關於國體者也臺省不為論救可謂諫官得言之乎向使執事在列安忍悶默至此幸而疏救者有京兆徐公虞求矣有詞林之黃石齋諸公矣覺今日朝廷氣色獨在詞林耳夫國家設給諫御史之官而使公道出于他署非國之福也若臺省言無關係徒拾一二條陳以塞責又何貴乎今知執事賜環在即天下可言之事尚多不得不重望于執事也功

名富貴要有分定而九死不悔百折不回者君子原不以彼易此況其又未必然乎南都仕藪也向來在上在下曠曠者甚多浮雲蔽日實繁有徒近得二三君子寓居雖草莽之士亦欣欣向慕直道未嘗不在也而嚴毅鎮靜使有所主持而不亂則尤望之執事矣友人孫碩膚可稱人傑觀其意獨投誠執事其北行也尚祈有以壯之一詩用將區區惟裁教為望

與方仁植中丞書

六月中不肖從錫山寓呈二詩有推轂召虎之語而先生楚撫之命遽自天來不肖似先有神者告之也某雖不知兵亦嘗竊觀古今之事而深籌天下之故矣流賊從古有之未有縱橫十餘年蹂躪五六省而可以一旦掃除者也山川之險易彼知之兵士之強弱彼知之而我牽制掩飾之情態彼亦

妙十四

七

知之彼隨和掠擄之眾久之皆得其用而分合聚散之勢倏忽莫定其形其謀已老其用兵已熟此即以義真然明再起于今豈能盡翦滅而愉快哉然則賊終不可滅乎非也當厚其責于守令而併其權于撫軍盡罷督理監紀之官而特置之總兵募調之客卒皆可撤而不用蓋守令有地方之責而保甲之行又惟所變通使之處處殺賊必無壑鄰之害百姓人人殺賊又可免過兵之苦漢之雲中上谷太守皆得自將則匈奴不敢闌入況流賊乎而一應兵馬錢糧賞罰功罪之權則悉歸之巡撫而他不敢問隱然有唐節度之勢兵部視師大臣但如裴晉公之出臨淮蔡亦不撓巡撫之威如此度不過用四五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困矣賊困可次第滅矣不如此而有理有督有監有紀有文武之異施有京直之屬屬以呼吸轉移之物而仰千里之鼻息俟數月之吉行天下

事豈有濟哉先生今日之召虎也甫臨事而兩奏捷已為十年中所僅見然欲滅此朝食勒石紀功則愚計當亦頗深思之以此昌言于朝而有言不用則異日之責亦可有所辭而無恐不肖非恃兩世交情又道義骨肉如先生者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也楚中名士在聲氣中者治兵之暇幸一炤拂益人材為數十年中之用此又大臣為國者所宜留心況先生之實有其數乎伏惟為天下自珍臨啟不勝馳戀

與劉念先贊畫書

昨冬聞于旄黃皖中曾馳一字奉候中有商量語知執事素相然信必下鑿區區之私也流賊滋蔓難圖所恃者史撫公長城半壁及執事軍中子房耳不肖從草野深計之覺我勦撫之宜與賊去來之勢動相違誤又加以事權之不一文法之多牽恐滅此朝食終虛語耳為今計非各府自殺其賊則

妙十四

八

賊不盡非妙選府守假之兵柄則府無權非盡去監臨統于視師之一人則威不立蓋府如漢之上谷雲中太守皆得自將則士用命矣督師者如唐裴晉公以大臣一人出臨則將競功矣今之流賊與昔之流賊異起事十餘年非烏合之眾可以一戰勝而即掃除出入四五省非關穴之鼠但一坐守之而自可撲滅其交已固其謀已深其用兵已久其分合聚散之勢又不可測山川之險易彼知之我兵之強弱彼知之我則裹糧坐甲未戰而力已匱彼則乘閒抵隙因糧以老吾師此即以皇甫張奐之屬復起于今韓岳張劉之將再見于世求其一日而解散數十萬斬獲數千級此必不得之數也何也今之時勢使然也故不肖欲以兵勢散之各府而以軍命統之一人或非無見執事胸中甲兵為時僅有又荷贊畫之任則方略得以自展誠以不肖之言熟思之更為條例俾

得上聞則許歷之效忠馬服而鄧公之盡計條侯意者亦今日不肖與執事之謂矣言之不當不罪其狂特執事知我者素也

復楊維節國博書 甲戌

辱示諸書知閣中風氣一變不獨伯樂過而馬羣空也至足下商經史之學某敢不據臆以聞某少干經理亦有研究嘗泛覽史傳於聖人微言奧義因事而有感觸私謂廿一史者六經之梯也雖未能繇源及流而溯流以窮源此或亦讀書之法耳某又嘗自妄念若從此遂畢命著述數年內于史事嘗有成書俟十年以後讀書日深交友日廣見事日多智識日益然後發明經理論定成一家言則吾事濟矣此亦今日不得志之願也使得稍乘尺寸足下視某豈碌碌者哉昔人謂孔北海才高不能持論某之諸論安知非不能者足下謂

少一四

九

可前無古人是過信士業之言非所敢望于知己也南京應酬繁苦足下以道高致客復百倍他寮聞會客至廢寢食而以時文相質者雖丙夜猶為評駁甚不必也如某以丹黃寓食且又職業終日事此已覺可恥況已成進士素有千秋之志又留心當世之務甚切而疲精斂神於此亦何益矣幸以某言深思之至於獎進人才抽揚小善自足下天性豈能枉抑然文章不過聯絡之具而聲氣之理所以不介而親者恐不專以是也報謝之私容秋仲躬叩階前原儀馳完不宣

樓山堂集卷第十四

樓山堂集卷第十五

二妙集十五

貴池吳應箕著

書

與程子尚論性書

應箕頓首子尚有道足下昨在虎阜僅一晤應酬卒卒未及
 深譚至今念之道氣猶可髮鬣見也嗣有言子尚精易學非
 從之游不能究其蘊心竊嚮往之然未敢深信也今年吳子
 舍去非始移書言子尚聖人之徒也其學非近世講論之士
 所及僕嘗以其兄弟聰明絕出言不誣已與其兄弟面談則
 盛述之箕深聽數端子尚其真有得於聖人之絕學者非耶
 箕未嘗徧讀佛書然排擯佛老之說聞有與尊旨同者不必
 更請教以舉業學易然於易象數之理實未究探此非面承
 矩誨不可獨生平讀書有疑而未解者嘗徧觀程朱之說及

妙十五

應

一

近世所尊陽明近溪諸書亦旁參而博印之終未解也非不
 能解其言終覺與聖人有閒於鄙心未明今以奉質幸賜教
 焉夫儒者之學莫精於論性亦莫先於知性湯誥曰惟皇上
 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性之祖也竊
 以為子思所為天命率性修道三語政發明其說無有疑義
 獨夫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若其言有未合者朱子謂相
 近之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
 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
 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是也何相近之
 有哉夫由孟子之言則性一而已矣由朱程之說有氣質之
 性又有性之本性若是不同乎果夫子所謂相近者但言其
 粗而不言其精乎此似有閒者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孟子所謂性善者原孔子之

言也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程子曰所以陰陽者是道又以善謂化育之功爲陽之事性謂物之所受爲陰之事然則有善始有性乎性善亦分陰陽乎而所以陰陽者又何物乎此又有閒者也夫宋儒論性言理言氣言氣質言習言身言及言形是分言之也其說原精通而廣大故能破告子之說以明吾性而曰善宋儒論性言氣言理言質言稟是合言之也意在明吾善而其語反覺拘牽而來雜箕所以蓄疑於心而未得高明人一證之也至於今世學者溺於訓詁都不足與論而號爲通敏者往往喜象山姚江之說至希禪悟以清聖真聖學之所以不明蓋爲是也有志聖人之學不能自明其心繆取他人之信疑者以爲信疑是大惑終身不解者也箕生平服習朱程非欲妄有詆駁蓋以爲自心所不解者雖見性明道如宋儒亦未之敢信而况近世諸公一偏之說乎故願得足下之真有得於聖學者一詳教之

與孫碩膚職方書

戊寅

自深論極談之後方幸得時請教而又指日赴內召以去從交游論則以相失爲恨以世道言之樞部有管夷吾吾無憂矣當今天下所最急者莫如用人用人莫如先別邪正此銓司事也於仁兄尚云有待若目前之要有過于用兵者乎則仁兄是其職矣以仁兄期抱雖劉東山可以再見則今之內寇外安知非豪傑有爲者之藉資乎弟非知兵者然嘗深究當世之故之情形叵測爲憂正大今日而言撻伐者愚也即固吾圉而能使之不爲己已丙子之事亦談非容易而聞諸人言深爲可駭仇鸞馬市之誤石星封貢之愚豈今日而欲踵此覆轍哉潛移默奪恃有仁兄在耳若寇則必期掃

妙十五

二

除矣然如今之不能制其死命而輒用吾撫又未嘗持必勝之策而輒用吾勦勦之限期已過而三百萬之餉已盡矣召募之兵既甚于賊所撫之賊後將何處當事者左支右吾上欺下蔽恐勦撫之說不知所究竟弟前所言似有定見仁兄試與大司馬悉心計議未必非今日用兵之一助也幸留意敝鄉人物寥寂近亦頗有期嚮合六郡可得三十餘人皆一時之雋也順風能為吹致俾得皆入網羅而仁兄又推好無已知必不我罪也他容面悉不一

答沈眉生書

君子自有進退之正受薦而入京正也既事科舉不欲復從他進正也又無輕保舉之名而懷忠犯主所爭者皆天下國家之大正也言既不用奉身而退以自愛吾鼎正也既以言事而退又不欲更從科舉而進亦正也但身非邱壑中人而

妙十五

三

還念制舉為本分之事又親之垂望方深友之勸出者亦力則勉事場屋亦未始非正然足下自有主持弟不必屢申喙耳天下惟出處之際可以觀人而於禍福之閒則人之本末立見足下可以進而退既退不復求進視世之懷詐挾術以希榮慕勢者如高鳥之笑卑喧而況以名節自樹犯難而行絕無瞻顧嗟乎眉生可求之今士哉而鄙夫小人猶以不善藏為惜以不待時為譏吾不知寇交作為時已久彼天下豈少待者藏者而冥默盈廷流離滿野謂之何哉弟昨詒書仲馭謂留東漢之再世者氣節也魏晉賤守節而漢亡留南宋之一隅者理學也韓侂冑禁偽學而宋亡且自古至今上無直節之臣則下必有懷忠之士故季世之風聲議論即盛世之法度紀綱其有關係一也顧子方偶一舉事而羣疑眾議不可枚舉然則漢之數千人伏闕至有貫索負鎖者何事

而宋之陳東歐陽澈果為何人古人方自求死今人其欲免禍殊知禍福有命而同黨參差先自予敵以閒而示短於天下萬世古今不相及人自為之也豈不重可歎哉做鄉士氣樸陋委靡雖呼之不振然各有本心而三吳則地大物盛難以齊一邇來文章氣誼一唱取和者惟貴邑百昔之宣城舉為世戒今之宣城將為物宗湯司成之流毒已深矣而今何如則摧陷廓清功比武事足下今日之謂矣原擬春閒過敬亭與足下作數日夜談今考事未竣將于春夏之交一訪姑山言念嵇駕將有愧于仲馭也伏惟省察不既

復顧子方書

臘月某日弟從郡中歸使者適至蓋除前一日矣發緘申幣但有感念足下正性朗識度越儔伍頃布唱和之詞騰防亂之檄做鄉人士即號稱愿樸俱視子方如天上人而一二先

妙十五

四

輩有識者則亦願在下風矣乃同人矛盾多在吳會豈地大物眾名高氣盛之區反不可與古處耶不知博浪沙中特子方稍試意氣足盡其生平而疑畏如此言之可歎弟嘗謂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留南宋之人心者理學也而為是二者非皆高官尊第之人也今之時事已如此在廷之臣又如此然則危言直節明道正訓得志則行事見於當時不得志則議論有所砥定毋使漢宋諸賢笑後來寂寂者正在我輩而小夫淺士己所不能為又輒詆人之為烏足與計較哉今之名士操三寸之管便可號召天下此昔顧廚所未及也其立心行事不足為顧廚之廝養弟實痛之而有足下同志弟益自此有所恃矣功名富貴原有物焉為之得之不為重失之不足輕我輩期許要自有在但恨謀國者貪位罔上如平臺之召料敵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而事勢遂壞裂至

此沈眉生真不幸而言之中矣。發不恤緯而宗國是憂。況我輩皆受國家造就者。雖資未逢世而志不可違。此時即欲一馳軍而死。亦不可得言之足下。所當共為痛哭。耳。拙集棄產刻之。將成書矣。詩則與足下稱雁行。他論記傳序之文。似自為一家。向使僥倖一第。必當以死報國。而此集亦足以存弟。非知己之前不自誕妄如此也。他所云云。不知其陰陽反覆如此。弟向謂取人貴怒。或可轉移以為世用。其如人之不堪。怒取何也。定生與足下咫尺。即仲馭亦比肩而立。所為勤千里之思者。獨弟耳。使者臨行惆悵。不知所云。

答陳定生書

接良報。踰十日。又辱芳問。開緘讀竟。如覩鬚眉。而親承論訓也。古文一道知之者少。況洞悉源流。本末如足下者。在今日為覺然之音矣。八家文選深暢鄙懷。大抵古人精神不見于

妙十五

五

世者。皆評選者之過也。弟嘗謂張侗初之評時義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埋沒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後可歎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釋評。逐段逐節。皆為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誤後生者。正在此而時無深心大雅之士。為之救正。故其書行而流禍深。詩文所以日亡也。足下獨卓然信弟之言。不獨信弟。而所選則又出弟意遠甚。史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非足下其誰拙序當稍一發明之。東林本末采錄最真。編定最確。即弟議論亦甚平恕。有關世道不小。今以原稿附上。幸即付梓也。足下試觀諸賢當日所以死徙杖謫終身不悔者。無非急君父尊國家愛名節重氣誼。雖嫉惡過嚴而輔道甚力。此于漢之氣節。宋之理學。兼而有之。真本朝之光輝。百代之儀表也。以視今之號為東林者。子利害禍福之間。義利公私

之際其相去何如已足令人浩歎況異己者猶執讒慝之口以詆誅先賢哉故此書不獨表章先哲且以愧勉時賢以自盡後死者之責爾矣諸君起事皆常鎮二郡之人足下刻而傳之使仲馭序之而子方書其後猶之此二郡也天下不少賢者此亦足以號召矣惟鑒區區幸甚

與劉輿父論古文詩賦書

箕白友生中能如足下之黽勉古學者蓋千百中不得一矣辱承勤問敢不據意以陳僕觀本朝以文名者莫盛於弘嘉之際嘗妄論之如王季所嘗毗陵晉江者其文未嘗不暢然終不能免俗譏之未為過也王季亦未嘗不整齊其言於經術甚淺千篇一律而生氣索然空同才高氣勁然少優柔之致自矜於法而谿徑不除王維禎嫺於體矣亦未能暢所能言故韓柳歐蘇之文求之本朝實無其匹也世之無古文也

妙十五

六

久矣今天下不獨能作知之者實少小有才致便趨入六朝流麗華贍將不終日而靡矣高者亦言史漢韓歐然不過鈔襲其句字而已見道之文則百未一見代興之責未知何歸若僕但可謂知之者耳不敢遂謂能作也即如近日某某居恆亦與足下稱其能古文詞者及按篇求之第能使幾故事能用幾人名能鈔幾句法而已豈真有當于文哉今人作文只有一套如說牛則必盡引麒麟虎豹究竟與牛何與然後知秦漢及唐宋大家文其可傳者由本生華去其繁蕪而已足下試探繹僕言因以衡量古今古文一道不將大明於世哉僕與尊翁蓋自少作詩廿餘年矣向徒以舉業之債未了不暇相為酬唱也僕詩尚未至然自來不受人習氣世相率以歷下公安竟陵為聚訟僕則皆棄之而求於古雖好子建淵明子美之集亦未勦襲其詞蓋作詩擬古題者最為無情

學空靈者日趣惡道此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則僕所云詩之佳者寧樸無華寧直質無新奇雖亦矯枉之言要不至汨沒雅道也如近日某某方自謂其詩有性情自予觀之直不成語而已天下豈有目未讀一寸之書胸中無十古人名姓但用幾虛字作一二聰明語便曰此見性靈之詩也有是理哉前足下數詩皆大雅不羣求如數者之患亡之賦則尤難言之矣僕與尊翁其才皆可作賦皆未嘗為也得足下為之以補我輩一缺尊翁嘗謂士當考究經史源流何暇雕琢於此僕甚服其言顧不猶愈於徵逐遊戲玩廢時日乎故足下妙年覃精賦遂成集實為可敬僕於漢以後之賦不觀一篇不但博麗之詞不及即諷諭之體亦亡足下諸賦得其體矣凡旨寓風刺者欲使人讀而有所感動也今賦皆編引古文難字世人句者少況肯竟其篇竟者少況能識其意嘗妄意創去其難字而盡以今文之嘗用者韻而成篇亦可自命一家然必以賦著名俟其晚年變化可耳若遽為此雖以子瞻之才後人且有變亂之謂而況其他乎足下且以賦著名矣如僕所言亦可留此一闕於異日也何如尊翁所著作僕皆不及然旨趣未嘗不同試更以僕言往質之知不河漢也惠風幸時裁復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者遂刻之以傳當刻揭時即有難之者二謂揭行則禍至此無識之言不足辨矣又謂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輩小題大作此似乎有見而非也乃來教數端識深而見大然猶未離乎向二者之意故不得不略陳其說夫我輩非欲自附於正人也耶正之辨自根入天性學問豈待附乎夫子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此而可假是與於從逆者矣若謂逆案已定何待再辨夫我正為既定而不得不辨何也今士大夫曾有謂此逆入也而絕之者乎縉紳不與交驩交驩而不為之驅使者誰也士子不從之游從之游而不互相讚誦多為招引者誰也夫法加於人有時而盡邪根中於人心逆氣流為風俗天下之患可勝道哉使我輩不言則將來變為從逆世界必有以欽定者為非而恨魏忠賢之不復出也足下以為此可已乎不可已乎至謂此段公案當留之異日不過欲使我輩得志公言於朝耳夫朝廷之上亦既以薦呂純如薦霍維華薦周朝京者服罪矣而天台之放肆復聞西湖之招搖如故淮上之開喪傾動數郡涿州之通內傳播路人而大張聲勢陰遞綫索者實在留都則此屬之不畏朝廷明矣不畏論劾又明矣我輩即得志安能遂肆之市朝故不若挾清議以攻之

妙十五

八

負眾力以撼之使知名節與法紀原表裏山河而我輩之尊君安國為高皇帝留讀書種子之心無在不寓又何有今日異日之別乎
■ 必不可款流賊必不可撫逆黨必不可容三者利害關係國運惟今士大夫於此一害先見之不決守之不定所以
■ 寇二患相循不已至欲以款撫之說誤天下國家也可勝歎哉我輩舉事無論窮通亦無論大小但擇有關係者為之則此舉為真有關係者矣聖人復起必是吾言而乃引東漢為戒正未知東漢之所以亡國者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為成讐宦豎解嘲也嗟乎今之名士亦異乎昔之所為名士矣沈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政欲補眉生之缺者耳使眉生低眉就銓試不知州則知縣又使眉生疏果進御杖戍或所不免人情豈甘禍而惡福要非所論於名節士也區區之心竊有見於此故不得不向足下一陳之也

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於泣下蓋弟實有恥獨為君子之心今則恨不削板而獨力任之雖然吾儕之為子方者尚有人也足下視弟豈張儉之流而世之君子豈遂皆郭林宗賈偉節一輩也哉

與袁臨侯開府書

時袁公將之任河北適左兵亂於江上故致此書

天造南國使祖臺干旄適臨古國有匹夫所在而隱若敵國者矣況先生受國殊恩又忠孝性植恩使祖宗根本之地禍在門庭而不為諸當事效曲徙之助乎不肖竊觀今之失計未有如南京之甚者也此中水陸無一旅之足恃而徒僥倖於亂兵之未必來聲息方急則應撫先歸講使未通而鳳督已撤萬一所請不允而兵更南下此時糾合則無及守禦則先弛從前處分適為養禍姑無論社稷震動即諸公自為計豈不岌岌哉夫左之不用命也久矣其流毒上江也甚矣留

抄十五

九

一日即為國家一日之害我苟有備何懼其叛即激之使然亦變速而禍小況彼眾方囂我兵四集出奇制勝可以一鼓盡殲乃釋此機會彼此牽顧任其要挾徒視羈縻明知其害方大也曰吾何知後日聊以寬目前而已人臣之不忠有大於是哉且前日亂兵之至蕪湖也所遣督兵之將未加一矢而先與通書河之北岸未見一賊而搶掠已盡至今固未聞拳參一官烏處一卒也即此一事萬心瓦解故後之日而無事則已此後不能無事又何以令士卒之用命而責百姓以死守乎以闖賊之假仁假義如彼鎮兵之極暴極虐如此而當事之處分乃在似真似假不痛不癢之間所謂墮軍實而長寇仇竭膏血以資亂賊非惟可笑實可恥也從君父言之則曰欺從社稷言之則曰誤即以自身計之則亦危凡此皆先生所當盡言極論以從旁提醒者也至於做郡之關係江

南不小而慘禍為三百年所未有目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
自斃而當事若度外置之吾鄉太宰方在官彼亦豈能嘿嘿
處此也不肖義憤所激言之過狂當事初不省錄今特布之
先生者以先生方為時嚮使當事聽其計畫尚可補救一半
不然事勢日急而玩弛日甚度不能制左之命又不能盡委
南京而棄之奈之何恃甘詞厚幣而不為之一備也先生亦
毋曰此非吾事也吾何過計焉如此則不肖真當受妄言之
誅矣伏惟裁察賜教幸甚

妙十五

十

樓山堂集卷第十五

吳集十五

樓山堂集卷第十六

二妙集十六

貴池吳應箕著

序

姚伯子史書序

休寧姚伯子年四十餘即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是崇禎癸酉秋伯子投予書讀之有異已予過丹山發其藏以為近今未有也予是伯子同里士鳩資刻之以行而其書傳矣伯子顧又屬予序之子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諸春秋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為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為史者咸則之然卷部繁浩覽者難竟涑水之通鑑作焉古今之史于是始有條貫宋儒讀史多論斷附以己見固未嘗自為一書也自為一書者蘇子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此矣伯子之書上下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于其中自

抄十六

唐石

一

為一家言千古無是也予觀其書不名一體裁縮已成之事以為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于好微而意不苦于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包絡遼邈使居今者巡復其意而可以厝之為用非具良史才又積歲單精者烏有是哉此伯子數十年而為一書書成而予以為數百年所未有無怪也伯子早精尚書出入考工三傳故其撰言次事多為近之要自成為伯子之書也伯子嘗謂本朝雖以北地瑯琊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予然之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為宋史予益歎美其意不為妄要之伯子即不為宋史伯子所自為之史書固已傳矣伯子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步于世一無取而胸中廓然其冲盈之氣見于面貌人不知其為貧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言皆可見之行夫伯子益用世才不得已而著書以老如是即伯子之書抑又

可知矣

四書大全辨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袁章四書專取朱注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為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即朱子有未盡則羣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意甚深遠哉予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即醇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旨者未能深窺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彙者多小生豎儒識未逮歟今習者第謂此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敢議論其間者是毀聖而倍上也殊不知其不然哉

妙十六

二

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夫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既是非較然矣徒以創於更制之難而併我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士之意寢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于是袁州張子獨憂之因子數百年之後為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而辨之或曰是毋乃不足閒執讒慝之口乎予曰不然夫二祖之考古定制廣厲教化不可謂不詳且盡乃祀聖之典至世廟始定即歷代從祀方不難有所予奪況依傍聖人而為說者哉使張子得時行道必將以此為黼黻聖治之大端今窮而著書獨先從事於此此固文皇帝在天之靈而聖人之道未墜地之驗也其以為朱子功臣為楊文貞諸公之諱友又何疑哉張子聞之曰然於是以其書授之梓其辨為世所共見予不必論夫以今日科舉之弊蓋有異端邪說剽竊前人之議而恣其猖狂無忌者矣張子獨起

而辨之則張子之為人亦吾之所不必論者也崇禎己卯歲孟冬朔日

四書圖攷序

古人讀書左圖右史圖之傳也尚矣經圖自鄭玄王弼而下代不乏人至宋儒以後而大備以予所聞有論語圖纂二卷及程心復四書圖纂釋二十二卷恨未及見意嘗欲集古圖行之定為一書而未暇甲戌春過新安丹山間有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敢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其夙所撰著者相示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予周覽之其圖攷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衷于朱程之說而止嗚呼今天下溺于科舉之文記誦剽竊雖本義不遑究沉留心古人之制作而攷其圖即號為通博者于名物義類之說亦既旁喻廣引而揆之經理殊多刺謬故觀是書之裁度而知先生之學斷然有功先聖其可布而傳之無疑也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賞鉅萬以是廢布衣蓬戶屏絕外營其行義無愧古儒者所著七經圖攷聲音紀元三禮正定注疏皆翼經明道之書予將與其從孫子舍去非謀使次第行世而今為先序其概云

九十六

三

梅衡湘西征集序

萬曆間三大征其最著哉迨末年遼事做壞浸淫昌啟以及于今用兵二十載無分毫功而東隅未復羣盜滿山于是談者益侈言三征為極盛予嘗著三征本末于海外之捷至不忍道而所重愾屢歎以為功不可再見者莫如哮事夫世亦嘗深究于哮所由滅而功所自成乎則梅衡湘之苦心偉績何可沒哉何可沒哉是役也近事無可比方嘗以唐淮蔡事觀之衡湘蓋獨為其難者耳哮之悖也惡不在元濟下又加

之句虜爲援蓋變劇而禍大矣衡湘是時發憤上書身請臨
戎然官不過御史耳即受命監軍而有制有督有撫監者不
俯而仰其鼻息已稱伉直自喜矣況敢挾才據其上以指彈准
吾意故視晉公以宰相行師位尊體重勢得自爲而柄無旁
撓者爲何如哉水攻則城崩間行則黨貳創虜則援絕招降
則取散事勢曉然而撓者曲至嚮微衡湘捐郤善讓令其計
卒行則國家于西事恐尚有不可言者也夫唐之平淮蔡也
晉公受李愬之成然愬之功炳焉是役也有受衡湘成者衡
湘不自張而報不副要其苦心偉績見之後疏牘者何可
沒也吾故曰衡湘獨爲其難者耳噫事距今四十餘年予始
得衡湘西征集讀之先是集未行世予謂衡湘嗣子惠連曰
昔營平言兵者萬世法何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衡湘不
伐子不以伐成衡湘之志然其于萬世者何也今天下用兵

妙十六

四

二十年不效令得如衡湘者在何詎至是惠連曰若是是先
君子所以不沒者以有此集哉西征本末詳予他記者甚悉
不更敘今獨敘衡湘之獨爲其難者如此夫此非盡予言也
其同里士王都俞者亦嘗評是集而感慨繫之矣

古方略序

古方略一書爲婺源故太宰余少原先生貳樞時所撰輯予
友張爾公從其家得之歎爲善本評以授諸梓者也有少宗
伯姜公通政卿徐公爲之序而張子復以予嘗妄言兵亦屬
爲序之予惟方略者皆古人用兵事今天下政苦兵又苦無
善兵者則方略不素具也即此書可少哉夫方略非可以書
盡者也古之善爲兵者其方略多不傳即有傳者非其至孫
吳傳者矣其書不多子房所受于老人者不過一卷而已後
世所傳兵書益多善兵者日益寡有善兵者必不泥古法應

變出奇而用古法者輒敗然則方略果可以教人哉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況兵事歟兵者專家之學也有善兵而不至學古兵法者矣無不學古法而盡善兵者也即如今日入吾關大得氣去寇殘殺人民復狎吾民而處之而我用兵或十年或二十年無分毫功此無望有出奇應變如昔之不泥古法者嚮第令師古法而用之詎至是哉以善兵者之寡而咎傳兵法者之徒多是懲于經陽侯之波而謂舟楫可不用也不亦過歟以予聞余公神宗皇帝時之正人君子也其時天下方無事已輯為此書張子抱道未用憂世之多故又以此書教天下之用兵者兩君子之方略固已具見于此夫左氏言兵之祖也其論置將猶原本于敦詩書說禮樂者嗚呼此方略不傳久矣予之因爾公而序余公者其或猶是意夫崇禎某年月日

抄十六

東林本末序

東林者門戶之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空入國必加之以朋黨于是東林之名最著而受禍為獨深要亦何負于人國哉東林爭言真偽其真者必不負國家偽者或至負東林此實何歟蓋起事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于是而有偽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為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聖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為真與偽而已矣予于是條次其本末以使得之觀者有所考而感焉

韓姬命文集序

粵東韓姬命豈非絕數世而一出者乎夫材罕兼通古今同歎是故相如工為形似二班長于情理優見于此劣亦居之嗣是以降康成有精經之譽顏陸擅有韻之聲乃其後而昌

黎生矣理學振興又越數百年而周程作亶其難哉其他文士亦可類見百明興作者輩起號稱兼器亦有數家比絮古人斯爲特盛開稍衰微矣而後躡一姬命予交姬命深雅能詳其本末嘗與之極六藝之淵源敘往世之得失大至朝廷邊塞之利害細及名物器用之纖微罔弗究意而識清氣決非節不植吾心儀之王孝先韓釋圭之流區區文學之長謂足以盡姬命哉今觀姬命之集則已如此矣自辨說經傳以旁至騷賦詩歌文家之體略備而總其條貫要與聖賢之旨相輔翼夫文不見道雖工曷裨則大儒登博學之科經術而傳以藻麗之業姬命豈一世之材而已哉通古人之難兼作者之不數姬命之集于是乎可傳矣乃予所以知姬命者猶不盡此然則人有不盡此者而後能未有不能此者而求盡此兼通之歎古今所同必藉姬命而後免也姬命豈一世之材而已哉姬命方著文茲爲一代典章所繫今先布其集以俾俾讀是集者知姬命有所著作必非姬命不能也

妙十六

六

陳百史古文序

崇禎癸酉予于沈眉生寓中讀陳百史所爲程墨選心竒之即語眉生此當有名于世已而百史舉于鄉名果噪天下則以爲百史但工時文也甲戌又從張爾公得其詩及一二序文讀之知百史才大能兼力追古作者非近今文士匹今年丁丑同寓虎邱僧舍每相過則談詩及文上下古今論源流本末悉當百史又盡發其所爲詩賦古文詞見示予然後悔向之知百史者猶未深也夫文章一道蓋難言哉自當時言之則舉曰時文耳乃韓歐當其時皆薄時文爲不足道而抗言學古何也豈非聲病比偶之習以取世資則不得不從俗轉移從俗則不能獨行其志未幾時過而文亦棄而不自惜

若碑序論記之文所謂立言以傳世者故師法貴遠而持議無嫌于高若是者非古無取焉于是別其所作曰古文亦宜也然同一學古矣今之人又取韓歐所掃除六朝五代之古以爲古而反以唐宋爲卑卑不足道者此又何哉本朝李北海不讀唐以後書予狹之及徧觀國初諸集然後知北地所爲不讀唐以後者猶之韓歐掃除六朝五代之意故文不同而其志在復古則一也夫百史之立志既已較然矣其文亦斷然擬古作者無疑予謂百史有六朝之靡麗而昌黎興有五代之浮冗而廬陵出國朝承宋元餘風然後獻吉起而矯枉過正今天下之文恥言唐宋實不能不六朝五代未嘗不曰吾讀漢以前書而不能爲北地者病在趨舍亂而志不立倖其苟可以成而力不逮今子志堅力卓其文又不取于苟可以成而止則向之資三君子者所以資吾子也子豈有意

妙十六

七

哉百史曰吾區區所以作爲古文者于子則既已知之矣

陳中湛歸來草序

總憲陳中湛先生以政事風節顯天下當璫禍之興先生幾不免然先生不以能免爲幸于是天下識與不識無不幸先生之有歸來矣比先生再登朝輔明主敷歷南北握憲中臺其所爲竭慮盡智持正守法者爲數十年中僅見于是天下識與不識又無不幸先生向之歸來以有此日也乃先生于此日則又自幸其復歸來矣夫跡先生後先出處其關世道者如此此豈以詩文重者哉嗚呼名人鉅公其得于歸來之日肆力詩文者或寡矣閒誠有之然以流連社會觴詠繼泉謂彼不與吾事吾事學矣夫孰如先生始之歸來也不以身幸存而感憤息繼之歸來也不以身已退而憂憫衰觀其一篇之中所三致意者其懷來固可覩也夫士大夫濡首名利

至屈體辱節爲世大僂視所爲流連觴詠用以善全終者方不止百尺樓上下而況先生之歸來其所著見且如此哉予交先生嗣子定生因得盡窺先生松柏齋諸集及先後諸疏愈益歎先生所爲生平者如此其立朝者又如此何獨至于歸來而異之此先生歸來之作所由重也嗚呼歸來如先生者而以詩文重乎哉

卷園詩集序

詩非窮不工是言也果遂爲定論哉陶靖節懷用世之志杜子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時位不稱率多寄意于篇什于是而謂詩以窮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即老死溝壑方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其詩又安問工拙哉成都張紫城先生所謂能爲世用而忠愛之心所在即見者也甫令予邑民歌誦之十年如一日此其真詩在民間矣先生即不爲詩已與世所

妙十六

謂求工于窮者不可同日語況先生挾持忠愛而能爲世用者又卒于其詩寓之乎先生爲司馬郎未竟用而歸歸數年益肆力于詩以卷園名者先生若謂吾卷焉而直寄意于詩可要之先生有其具者也詩亦豈待卷焉而後工哉今天子方大用先生而詩成予所謂窮工之說非定論者益于先生決之矣本朝蜀士大夫以詩名者可指數予最推者爲張肖甫肖甫生王季時多爲所引重予無能發揚先生而先生之詩清雄婉麗固已足傳無疑即肖甫亦先以功名顯然則後之論詩者稱蜀有二張焉可矣

楊學博詩序

往楚人江萊蘿論詩謂古詩所命題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之類皆就其時事搆詞因以命篇自然妙絕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

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
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如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
全無人氣至哉言乎嘉隆以還未有間斯語者矣然如菘蘿
之說則古人有是時事有是情詞者即無不佳乎情者生乎
人者也無情詞安從真非其人情安得正無情而有詞詞不
真焉其失也偽情不正而有詞詞即真焉生心之害詎有已
哉故我朝詩人之失失于貌古而古人有以詩自貌者後世
無能廢其詞又相率而貌之如潘陸沈謝之作曾有以其為
亂臣賊子之言而棄而不諷者乎詩人無識古今皆然菘蘿
之言亦豈遂關至極哉予不能詩然妄論詩又好因作詩之
人以推測其所自為詩之意故所取之詩甚嚴持議亦稍狹
世顧無取焉乃貴池廣文通州楊先生方以予可與言詩者
而以詩相質今讀先生之詩時與事會語由情生自吐要眇

妙十六

九

求如菘蘿所謂摹擬之病則無之而先生抱用世之志風烈
事功不即自遂姑以詩抑伏其壯懷而寄寫其微趣予所稱
無不正之情而情又不徒為貌者將于先生乎是望則先生
即為詩也而豈得稱之曰此詩人而已乎先生之鄉有符卿
范公者當世不數人也嘗亟稱先生又嘗與予為忘年交所
籌論古今事最悉獨未一往還以詩蓋范固不欲以詩入期
予也若是而予與先生之所期皆可知矣

曾學博詩序

吉安曾先生來教予邑于予固師弟子也一日先生進予曰
吾不能早事子今官來而使子事之是予之過也然子豈能
終棄予乎予于是問先生所欲不教者謂何則禪學也制義
也詩也夫禪吾不知之矣制義小道見于予他所論著者已
備請與先生言詩予觀先生之詩大要取法于今之所為竟

陵爾夫竟陵之詩果可法哉其言以有情情浮出紙上者為真嗚呼果若此是三百篇之後惟竟陵獨矣乃今承襲其風者以空疏為清以枯澀為厚以率爾不成語者為有情情而詩人沈著含蓄直朴澹老之致以亡予嘗謂學王李者不過竊詩之皮毛也學竟陵則併性情而亂之故吾非惡夫竟陵也惡夫學竟陵者之流失也先生曰予言是也吾向取竟陵之言有合于性情者以為詩今乃知吾詩之有合者固非竟陵之性情而吾之性情也自今以往請擇吾詩之沈著含蓄直朴澹老者以終身事予之言而予詩其有濟乎于是先生刻其近作使予序之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

池陽郡邸分韻序

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于郡城時安慶就試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數人皆夙昔游好也予謀與羅子劉子集而

妙十六

十

觴之先期則方子密之代予徵客至臺試之次日皆會予邸齋以次就坐觴行甚快左右瞻對恆苦不給又高議層出至于廢酒予于是起而請曰是役也曷分韻為詩僉曰然可以省應對之煩詩先成及不能者第其賞罰又可假之行酒因取詩上平韻序給之人分一體酒未一巡而密之七言排律先就眾咸驚異諸君詩亦次第成于是劉子哀而梓之以記一時之事而使予為之序予惟今日躡內地陷城郭殺人民流賊又出沒豫楚開大江以北求室家完聚者不可得我曹方以文字取科第必期掃滅二患以抒天子宵旰憂國宜每食輒置中夜數起求無負此實興者而羣事于飲又怡暢以詩此何異于酣歌恆舞哉不知立事者志也別類者聚也宣懷者時也而表見者素也取之不于其素則今之人左支而右詘者非耶事故猝臨然後求一日焉相與從容論計不

可得則時限之矣共為天下事而胡越起于輦下所謂同舟
遇風救可左右手者無人則類非也而一斷之于所志之未
嘗立故志以言白聚以志起時以聚得而素以時徵則今日
之集之謂也詩者言志者也有其類矣有其時矣有其素矣
然則劉子之哀而梓之以見志也又曷可少乎哉集中共十
五人為趙又漢周農夫方爾止吳子遠方密之鄧簡之吳鑑
在左子直錢幼光左子厚張濬之劉臣向羅季先劉德輿未
至者孫儀之詩凡二十三首而予詩附後夫予詩有之母為
聚今夕而忘起沛豐嗟乎是亦有其志焉而已

梁谿唱和集序

予為詩二十年矣視世之本無有得軌隨聲相附以為詩者
心棄之予是厚量人而狹置己不欲以詩自見即有之不輕
以示人蓋謂此非難見而心知其然者寡矣崇禎丙子遇顧

妙十六

十一

子方於村邸讀其詩大異之已與論又輒合往來遂有詩然
未數數也今年戊寅居梁谿此唱彼和一月閒積至數十首
生平作詩之多無過此者蟋蟀俟秋陰不足怪也獨予意疾
手滑有感即書都無簡束子方之作未嘗不風雨驟至然當
其慘澹一字之閒吮毫欲絕語出而予瞠然視也則過人遠
矣子兩人皆喜稱說杜詩子方下筆每有神至此固工部之
所畏也予詩即不能如子方要之胸中無萬卷書而但附一
人之聲曰詩也此即予曩者二十年之所棄也

劉伯宗癸未詩序

予嘗讀今人之詩而不勝歎焉豈非以詩無人哉詩無人也
則以人有詩耳夫詩曷以不可已學成文立而詩名故習而
詩者其所蓄積也憫時傷事而詩亦名則偶而詩焉其所感
觸矣非是者不名詩而今之非是輒有詩予故曰無詩也予

亦嘗為詩矣居邑中與伯宗起而從事者二十年中閒討論閱歷不可謂不久要無所蓄與無所感而篇連牘積曰吾詩也吾詩也予無是伯宗無是獨予詩不及伯宗者本非無蓄而或失則矜本非不感而亦傷于率也以視伯宗之整而多暇言之悲矣而不肆其相去為何如乎此詩特癸未一歲者歲癸未則憫傷事多即其所蓄積亦以是見要之皆不得已而詩焉者也夫詩如伯宗而後為不可已彼夫人而詩者是不可以已乎予故曰詩無人也

李行季詩序

李達字行季年十二能文十五能為詩二十為諸生三十廩于庠試于鄉者七死之時才四十死而貧甚又無子嗣其友吳應箕丁煜劉城悲之劉即就丁謀悉從達家取其遺詩若干首授箕曰子盍訂之予兩人將梓之所以傳達者在此予

妙十六

三

卒讀掩卷歎曰古文人以不遇死者可勝道哉顧未有如達之甚者也達固隴西之苗裔其才即不敢遠比太白然白四十方應詔而達已死白尚有女而達無後白名傾天下而達卒死諸生故才而死未有如達之甚者也夫才有大小而不遇以至于死則一才而死有甚不甚而期于可以傳則一然亦有幸不幸焉其可傳而無有能傳之者則才高而名淹滅又可勝道哉此予二三人所以不忍達之死而欲以其詩傳之詩傳而達為不死則達之不朽猶未為甚也達才頗以敏稱其為詩文雖倉卒應酬可以立就都不甚珍惜故多亡失其存者予亦有所去取其閒要期于達之可傳是則予二三子之所以不死達者而已崇禎庚午春月日書

樓山堂集卷第十七

二妙集十七

貴池吳應箕著

序

八大家文選序

自漢以來文之流傳久而習之者多羣然服之少所異同者莫唐宋八家若矣予固謂其知之實少也此抑何哉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場屋之取用甚便而襲其詞者但斬以動說有司之一日非必真有得于古人不傳之妙而師之也于是文之精神以亡且天下購其書者日益眾苦于篇卷繁積思有以節錄之因而選者四起而文之精神愈亡故八家之文以其傳與習者之久且多如此實皆無所得而使之亡文之難知又曷怪乎予不可謂知文然居恆所湛溺于八家者獨與世俗之取用異又痛文之精神亡于世所謂選之人欲

妙十七

唐五

一

一大創而未能也一日陳子定生出其所嘗選而輯之者示予予閱之其異于世所為取舍者與予意十合八九然則世真有得于八家者有過陳子哉陳子曰古文之法至八家而備八家之文以法求之者輒亡夫文不得其神明之所寄徒以法泥之未嘗無法也舍其所以寄神明者而惟便己之為求天下豈有文哉況以論八家乎嗚呼陳子之言如此故其所選自世所常誦習者視之若盡易人耳目之觀而使文之精神有所寄以不亡吾知賴有陳子而已夫古文必有真知如陳子者然後能不亡則世之無所得而輒能亡古人者其選亦何多事乎

詩經程墨文辨序

今年張爾公應試南都甫入闈視七藝不自得即擲筆出不復卒事于時同人歎惜以為張子貧不能西歸合百金為之

裝張子卻之峻不可之詞見於色子謂張子方寓食丹黃爲
仰事計以義受友何不可也張子曰友以予貧而助之友即
不德色我非本分有也雖道義而有不可予以所選之書
教天下業書者嚮其利以爲德致幣而予甘焉猶予受直也
雖聖賢不以爲非予曰有是哉子子辭受斷斷也以視子所
嘗去取之文意有未愜雖尊官廳仕不肯假一字其斷然者
蓋如之即以是而驗子于功名之際假卒其闖事雖不滿志
寧遽知其不過而必不倖一第以違厥心如子者直律躬以
律文凡夫文字之役一自子所衡量者而人品心術繫之矣
以茲之選詎不貴哉且子今所爲選者詩義程墨也程墨爲
士人利祿之資而世子經義益務苟且豈足爲數遂釋之矣
以子不回利祿之心泄文則言之不幾于道子必棄之矣彼
言不足志雖未必不獲者寧躬去之其以督選又寧取其足

抄十七

二

以苟焉者而遂止耶張子曰如子言吾何敢當夫子竊有志
焉子誦詩三百而見今之詩非昔之詩也予所流連及覆而
冀一身遭者予固自有在而今茲之選則亦其寄焉如子言
吾何敢當嗚呼張子所謂寄焉者予亦知之矣夫勵羔羊之
節而可爲邦之司直者張子不既有之乎其有者其見于斷
然者皆是也若是則張子即謂茲爲寄焉可矣崇禎丙子冬
月

國門廣業序

南京故都會也每年秋試則十四郡科舉士及諸藩省隸國
學者咸在焉衣冠闐駟震耀衢術豪舉者挾資來舉酒呼徒
徵歌選伎歲有之矣而號爲有氣志能文章者恥之鍵戶若
無聞遇則逡巡從道旁避去數十年來求勝游之可傳高會
之足紀者蓋渺耳自崇禎庚午秋吾黨士始合十百人爲雅

集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嚮者遴之稱名考實相聚以類亦自然之理也計其時為聚者三主之者劉伯宗許德先沈崑銅也癸酉則揚龍友方密之再一舉行而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之役夫吾黨自庚午後彙聚之士半為升用其本末固已見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而忌夫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為諱而姚子獨于憂疑滿腹讒口方張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黨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誼也所講求者異日之風烈事功所借以通氣類者此文藝而假以宣彼我之懷者此觴聚也今天子聖明深以儒效不彰疑科舉士為無用吾黨思所以仰副當宬之意以閒執讒慝之口者則舉視此聚耳何畏哉予聞其言而壯之予因憶昌啟閒正人一時嚮用吉水諸公至于都門聚講而邪者拮擊不遺餘力善乎福清有言我國家三百年所少者此一事耳今吾黨之聚何

妙十七

三

敢自附前哲然異己者不少矣姚子獨毅然行之一無所畏固為其難者哉姚子乃哀諸聚者之文而刻之其不在此聚而素為此聚之徒者猶之聚也于是併其文而廣之顏曰國門總之不離乎聚者也刻成微序于予予觀姚子密識藻鑑其所稱道之文必無不佳此無容予言也予知姚子于文亦直寄焉而所以聚者豈在是乎故為述聚所自始以志一時之盛因見姚子之獨能為其難者如此

道南集序

崇禎戊寅予至梁谿與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而歎焉道南者故楊龜山講學地因祠祀之而配以毘陵先賢其旁即所稱東林書院也嗚呼此其廢興之故難言矣子方曰子之來也亦有意於此乎予曰此生于梁谿者之事也箕也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然諸先生之本末嘗聞焉請與子言

子之先世可乎夫進而急國家之事則不有其官退而明聖賢之道則未嘗無其友其友又皆明聖賢之道以急吾國家者此何負于天下一時邪者至目之為黨于是三朝以來五十載之內凡天下之為正人君子無不以其身罹禍其罹禍皆以梁谿也梁谿皆以子之先世然則不忘先世者子之事也子也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子方曰固也子先世之退而明道也不得已也豈樂其身有黨名乃其罹於是禍者至放逐流離駢首就誅而卒無悔色何君子之多也今之號為盟社者聲相逐耳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吾即不忘先世而求如吾先世之徒可得哉予謂子方第難以其身為倡耳昔驗之于數十年之後故其徒歷生死禍福而後見今也求之于一無表見之前則生死禍福吾安敢必之于吾徒亦取其足以風者要非子之先世無望也望其人為子先世之徒

抄十七

四

而子又曷可已哉子方曰然吾即挾吾先世之所退者以為進則今之徒皆文章之士也選今日之文而以道南名篇則又安知驗吾徒者不在數十年之後乎集成予因敘兩人所為問答者如此

崇禎甲戌房牘序

或問於吳子曰仲尼不云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即如今之號為房牘者是南宮既雋之士所自表其素所蓄積也是當代之名卿鉅公以其所得士之行卷刻而布之以風式天下也今且取其所已刻者刪之選之去留甲乙與原書合者無幾矣天下購其選與刪而讀之者率又從下而不從上此亦奚啻夫議哉而子躬蹈之也予應之曰否否國之衰也然後有監謗之使其亡也禁士不得以其學非上之建立今天子聖明求賢之急至拔士於貢額之外則夫一日之知一人

之鑿其不足定天下士也明矣天下士不榮人之已第必考其素業以自內驗所學不畏上之懸書至駁其定論使後起者無質於所從是非之公也於是賢者知取信于天下誠非一日之故倖者知吾亦有所不足恃而不至盡生天下苟且弋獲之心嚮三王而更王也士生于時亦或未能免此而將等於庶人之議耶且夫文章之有論辨亦豈與非議制建之事可同年語哉予嘗聞之古人矣古人于經術學問之際亦何其氣決敢任歟故有並業弟子傳著或異矣亦有同產季昆師受則殊本所自授也見偶異焉至指之爲大愚雅稱石友也義不阿焉而移書侃侃靈惟是乎君父至尊親也經論異同則有閒焉蓋至有殺身臨刑卒不敢枉學以從者何則誠有所自據也予嘗讀書深歎以爲人心所以未亡聖人之道所不至漸滅盡者此非其極驗哉是故爲貴人之文矣曰

妙十七

五

此吾已效者也宜世皆諛之不敢非此其文可廢也主司亦既布其文成書矣曰吾能進人退人者彼士何能議我此其書亦可廢則取其書而刪之選之本無所可否也姑寓依違于其所已甲乙者曰吾愚人也哉而以其是非與彼貴人及能進退人者角也且文亦詎有定耶嗚呼選文若此是又向之敢爲無道之議者所羞稱也即安得謂公道之能在下哉夫選文而第程量已效之人則文者末也風烈事功所繫不在是選已效人之文而有所發明當否使天下之士尊一王之制明聖人之書即知言之無與于道者雖其人既貴其貴人之文雖蒙進退人者所許與而布之爲書而下之從違猶在此不在彼如是敢謂房牘之選爲一時之業而已乎上以朝天子廣求俊乂之心俾讜言深識罔所忌畏得發憤于文牢之閒而言之無罪下以誘進來學羣服于至當俾肆力學

問者益有所取以自驗用奪其幾俸苟得之心誠選者事矣而無道之議有一於是哉雖然此非予之敢任也予所不敢依阿已效之文而有所辨論異同其閒假古人而在君親之尊生死之重曰吾不以易吾學也嗟乎是亦有其志焉已矣

崇禎丁丑房牘序

予之為房牘選也始于崇禎甲戌既已見成事于天下故今復不得辭金閭書林迎予千里予是入天都下錢塘溯若禾至虎邱而休焉文自京刻為各經師所已選者五千餘首合之行藏諸刻又萬餘首予閱不能五旬畢謬以意擇之得佳文八百餘篇書既成例序之以行客問予曰子之論文詳矣今茲之選亦有說乎予往者之論文也以理以體理者為聖賢之論所從出學術之邪正于此分性道之離合于此辨也而體者則謂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變有自然之節敘

妙十七

六

不得亂也由今思之是二說者其迹也執二者之說以迹合之猶易也察世運之所趨庶幾乎其言繫之者其惟氣乎夫昔人之論氣也辨之清濁之間耳吾謂莫如審之于強弱之際今天下可謂有氣哉■蹴吾疆矣寇燼吾原矣葛競長矣節烈替矣議任之途相詭成敗之數不勝矣竊疑三鼓既竭莫今為甚而靡然者則盡于文見之夫然文之為風聲也又何疑哉且氣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養而至腐師俗儒所謂養者發于言則夷易措之事則和平試跡其為夷易為和平者說靡靡之可聽冀庸庸之多福耳嗚呼此不知夫至剛至大者為何語乎然則予所謂莫今為甚者皆坐是誤也此屬又烏足與語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節也而風之以各見之文不能盡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細之氣夫剛氣之所發必不剽也必不襲也必不蕪而穢不矜而

肆不惟而寥落也必當理必合體也推之為忠臣為介士為強力有為為震撓不詘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氣靡也氣靡者言離也勦古人之已說而不情規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猶曰此體也此理也吾謂是大偽不忠大貪不謹趨榮勢以遠節烈隳軍實而長寇讎者必是言必是人也予之搜爬蕩滌蓋自此文始矣客曰若是是天下之知言者莫子若也夫子則安敢予欲天下作文者因吾說以反而自循其氣由是以閱吾選也其庶乎

歷朝科牘序

文之始興也初無定體自建之為制然後有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從來取士之法如詩賦策論無弗然者何但今科舉之文乎本朝科舉之文前代未有行之既久其法加嚴立為比偶非若詩賦策論猶可窮極才學則其尺幅較狹緣于發明

妙十七

七

經義聖賢有一定之論注疏有不易之說又非若它文可以私智臆識隨所移綴遂以中度也故其理道為甚深以甚深之道彈致于至狹之幅宜二百年來作者非可億計而合者第足指數耳且夫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豈非吾所謂有規矩準繩不可易者乎以所為難于盡致者言之則文章遇合不可同論是故雖以巍科鉅第不更舉而立效者其為墨也果能使天下奉其尺度為不可易歟若然即典試者宜先有不可易之法矣今其人皆有貴人賤人之權也嘗試問其言抑果有當于程焉者否乎是故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要皆名然而實否夫主司所以登士與士所以自庸其然否既如此則夫士人平時所冀幸者不過操不然之說以為苟可獲焉已耳生心害政使數年科舉之文至不可究極而其它亦猶之是者其實皆由于此蓋吾痛憾成弘以後昔所為加詳

之法而今寢以息微也夫今主司所以登士士所以自庸其不從科舉之文則已矣其不能不從科舉之文則所號爲程墨者不可不實求其然求其然而後由文章而施者可以使之無不然然則不負科名者烏在文章一道謂吾可不必盡心哉始進不正未有能正吾未見操不然而之說以庸其身而事其君而其人之有一當焉者也古人所稱大器者無有越規矩準繩之中而又況文章之事歟文章之法肇于洪永詳于成弘之閒莫盛于慶曆初年即莫敝于萬曆末季其流也自場屋之程墨始故欲科舉之文不亡當先從場屋之程墨論之欲成弘之文再覲于今又當先從其源流本末備論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復而其敝也未嘗不可反此吾所以論次程墨由國初而迄今之意也先是歷科程墨選者不一人而窮極流弊惟子選爲甚夫好盡言以翹過昔之所以深戒也

妙十七

八

然以闡揚祖宗之制原本聖賢經傳大旨使天下知科舉之文其法終不可亡而名實然否之閒尤使人覽而感慨係焉者則功與臯子亦俱有之矣崇禎甲戌夏月某日

四書小題文選序

同一四子之書也則同一四子書之文也又別之爲大小題者何曰此以試分者也夫春秋二試主司所命者冀以盡見士子生平故題主于理義之說爲多而又有觸忌犯諱之慮則非典雅明正者無取焉于是書之爲大題者可數而知也它如有司歲月之試多截斷章句謂可以見人倉卒之智即使雷同假託者技窮于無所施而後其爲別白也易於是凡四書中一切深隱之文纖曲之義大可容白虎之論究小可以逞稷下之辨說者其題皆蔽之曰小也嗟乎小題之難爲工也蓋有十倍于大者矣吾又聞本朝以小題著名者不

過數十家每科亦不過數人此又何也豈以場屋取進不在是故士但使足以僥倖小試焉而止而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其能爲小者其有不可強而學者耶以其難爲工者而責之于童而習之人以其不可學而能者又使天下羣試有司者其始必出于此猶人之初生也未能立而不仆遽望其疾趨不息也有是理哉夫天下理一而已拙大而工小未有也則簡小而慎大亦未有也吾嚴以程大使以文明題者根柢于聖賢之蘊其說可以引伸觸類而唯其所用復寬以量小使因題治文者雖至于縱橫馳騁要之唯變所適而其不可越者自在也是則小大題之分也以試而吾之合之也猶以文文之選也其又烏可已乎

四書小題文選後序

予之爲小題選也別昌啟以來之文爲近集以文者時爲之

妙十七

九

士不能違時自見故于近日之文宜益務盡心夫然子之選文顧獨嚴于近何哉夫予嘗感慨昌啟以來之事而歎生心之害皆自文始世不之察耳其所讀者聖賢之書也所取者科第而所行者皆狗彘不爲之事乙丑丙寅閒諸人殆不忍言今試取其文覆焉有一非柔滑者乎非詭誕者乎非猖狂縱恣而不軌理道者乎彼作文之心以爲吾逐利否耳慮非顧行也故其徒一得志而幾覆人國嗚呼可畏哉自今上躬戡禍亂蕩然與天下更始又恐文之積習難化釐正之詔每試輒下而孝經小學復加意舉行期以養之義理之正用以作文人忠愛節烈之心而邇者功效不彰名節鮮著則不可謂乙丑丙寅閒之無其人也不可謂逐利不顧行者之無其心也不此之察使其文之既效者與道德仁義之言淆混而行于世毋論先正醇雅之風不可復見即國家所需于文者

謂何而使浸淫流蕩以極其生心之害彼乙丙閒事可再堪哉予不揣愚鈍每于選文之中輒鯁鯁慮之夫入吾選者亦未知其人果何如然其文為柔滑也詭誕也猖狂縱恣而不軌理道也若是者吾必掃除務力而尤加意小題者小題為人所童而習之養正於蒙則小題之謂也即今日國家欲得文人之用而先以孝經小學行之有司之意也吾故曰近集者時為之也

徐又章制藝序

劉禹錫云池州之有九華造物之尤物也夫天地精華之氣不著於人文而徒使山川發其秀則安得謂吾池之以九華重哉或曰嶺以南人文不著者山川奪之也故滇粵之閒嵌空奇秀猶吾江南籬落閒物而見者無稱焉不勝稱也若江以南山水不奇之處其人文必多寥落夫然微獨九華之秀

妙十七

於吾池無所奪而使池之人文有所蒸而發之者非九華曷以哉於是予于九華人士見以文稱者必睨而意之曰此必有異而今適得之徐子又章予向未識又章也讀其文幾使人疑舉業之閒有蔚宗彥昇其人者乃交又章而威儀玉立又適如其文此非有所降而鍾之者則九華之閒雖號文區要猶是齊聲相和千人一曲耳高言何綺乃幸觀之又章又章秀於山川乎則禹錫之言為九華重也而有所以重九華者矣

樓山堂集卷第十七

樓山堂集卷第十八

二妙集十八

貴池吳應箕著

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漣傳

漣字文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授常熟知縣以治最選給事泰昌元年上崩與顧命天啟初爭移宮功最大累遷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首劾逆璫削歸未幾就逮下詔獄誣坐受熊廷弼賊拷掠至死天下悲焉崇禎元年詔闕恤其冤贈官賜祭葬廕子予諡視諸死臣為尤厚初漣之為兵科也值神宗薨光宗以庚申八月初一日登極未幾不豫京中傳鄭貴妃進姬侍八人用奸監崔文昇下利藥帝疾遂甚鄭日與李選侍比極封太后選侍封貴妃中旨旁午時漣憤甚上聖躬違和之繇一疏極論鄭氏所遣醫侍疾無

妙十八

聖

一

狀宜下司禮推舉窮究宣示中外同俾賤臣誣汗起居發病狀虧損聖德進皇長子及皇子扶牀繞席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疏上三日特命錦衣召漣入意且得罪及見從容言病狀目漣者再語皇長子兵科不當去朕左右會冢宰周嘉謨亦數責鄭養性於松棚故封后事竟寢鄭亦出移慈寧宮然自是上疾不起矣漣從諸大臣後受顧命是時李選侍居帷幙開推皇長子求封色態甚惡上崩選侍踞乾清宮閉皇長子不聽出禍且不測漣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議定趣諸臣入宮宮闈者持梃固沮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晏駕皇長子小汝輩據門不容宰相入闈懼啟門入哭臨請見皇長子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至再漣入格叱退之比見定登極之期皇長子暫出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

去連與諸大臣公疏請移宮御史左光斗又專疏爭之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同居乾清且欲垂簾詰責光斗疏中武后等語連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於麟趾門值一中使叱之使還奏光斗得無恙又促首相方從哲曰上登極則無住東宮之理相公當上揭急催移宮方相意兩可連謂以選侍不移宮而退處東宮是天子避宮人大不可因反覆辨甚力有大闢以好語解者連叱之益以死爭聲徹御座殿陛皆驚恐上亦語近侍胡子官真忠臣也會李進忠以盜賊被緝於是閣部謂宗廟有靈選侍宮移而上安矣當是時三朝大故在彌月閒倉卒危疑舉朝不知所為連儼然行顧命大臣事外戒金吾簡緹騎設做備內戒中宮乳母禁宮人闖入身露坐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論者謂其有社稷功獨御史賈繼春為風聞誤上疏請安選侍與連意

妙十八

二

相及熹宗因傳諭歷數選侍毆辱聖母之惡賈被削去後璫禍興諸附逆者卒以移宮一案陷楊左云魏忠賢之橫也當事皆觀望無敢先發連獨奮具疏數其二十四大罪疏草傳誦天下時甲子六月事也逆璫切齒憾入骨然外廷多正人且欲殺連而無名自外廷與內搆而連始削籍歸矣語在黃尊素傳中乙丑四月五虎梁夢環奏參汪文言及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皆緹騎逮治後先拷死連下詔獄時賈繼春方起用即追論連移宮通王安犯上罪當死然難於坐賊於是借封疆一案謂連等受熊廷弼銀鬻獄誣坐賊二萬兩竟以此殺連連立朝廉直天下所知當被逮郡邑震驚集眾至數萬欲禁官旂奪連連叩頭乞父老得解散村市為設醮祈生還者數百處比就道士民泣送者萬計下至老嫗菜傭督燈乞兒各爭持一錢為贈官旂皆感泣且

為具資河南州邑裹糧送漣至黃河者以千計至許州有舊
識郎中蘇繼歐通謁具飯後亦被偵削奪懼禍自經死漣下
鎮撫許顯純以鍛鍊賊銀痛加掠治漣大叱顯純曰熊廷弼
初在遼陽我有參疏廣寧陷後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
何辭一死之語廷弼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為營脫者若移宮
始末曲突徙薪皇天后土實鑒此衷汝昧心殺人狗彘不食
其餘顯純大怒將頭面亂撲齒頰盡脫漣罵不絕口仍加鐵
釘貫胸立刻死漣入獄時度不免齧指血草疏千言冀以尸
諫埋臥所為顯純所發付之火死七日始得領埋時盛夏尸
爛僅存殘骨一具而已漣產入官不足千金其母寄居城樓
知府李行志書募文知縣夏之令設櫃四門捐俸首倡士民
有傾家助之者完贖萬餘兩吏部尚書周應秋逢璫意猶勒
限嚴催羅織無已其老僕答斃幼子驚死諸臣死後之慘亦

妙十八

三

無有過漣者後給事中瞿式耜為漣頌冤疏曰蓋嘗聞襄忠
獎直乃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拔異旌善尤聖人顯德闡幽
之妙用自閹賊魏忠賢與奸相魏廣微表裏為奸羅織忠臣
誅鋤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置短長於其閒哉顧就其中
屋漏盟心純乎君父家如懸磬節比秋霜詔獄之際開千古
廷尉所未有之刑畢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經之痛則於
諸臣中獨揭三人焉曰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忠發
憤而遇禍災天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混跡於同死諸臣之
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人也自為諸生孝友端
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家徒四壁志氣軒如其筮仕臣
鄉常熟也鐵面冰棱吏胥不敢仰視而愛民如子即嬰兒婦
媪咸得自盡其情蒞處一年不名一錢百廢具舉錢糧之絕
火耗上下百年僅見漣一人耳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

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盡絕餽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但言及國家之事未有不百熱而面赤如念其祖宗父母牽腸刺心談及神宗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臨死之時亦旁無一語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繫之日連自湖廣達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未嘗一日騎馬偕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揚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於此詰朝而歎息之人斃命於殿衛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冤連死於溽暑逾四日方奏聞比領尸骸手指腫爛欲斷足之聯於脛絲毫耳迨下令湖廣追贓連傾斜一屋所值幾何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之縣官無可奈何為設櫃於四門遠近士民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矣夫應山非甚富饒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為連納者豈能徵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常亦有之如連之貧

妙十八

四

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宋岳飛本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為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糊口欣然自足自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擢選諫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猶質以居無一椽一瓦邑中豪強與縉紳家凜然畏如嚴師而獨於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日微臣與南京吏部主事往送之見合邑哭聲震天搥胸踊地黃童白叟無不皆然又覽追贓之疏不過里老代完銀若干而士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劔賣質銀若干而已當魏璫逆醜熏天耳目布滿之日使大中不真賢豈能號召士民為之還贓使大中不真賢豈至此時而有司之敢如此上聞乎大中同官旂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

俸奉百金訖詞臣鄭鄭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妾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華而晚不敢以此易也嗚呼櫻固賢大中尤不易矣至其詣鎮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吏以蓑席卷其肢體倒豎於地如是三日啟而視之大中目睛猶覩之轉輪既死魏賊令卒吏毀其屍故大中骸骨未全初大中之下獄也嚴戒其子學洵曰吾當死汝不當死汝死而寡母誰侍幼弟誰教因不令至獄門一步比學洵扶柩歸猶未知大中死狀也至病中忽聞之二號而慟再號遂絕嗟夫子孝臣忠萃於一門矣若順昌則又異焉順昌賦性清嚴嫉惡如仇即親朋不少假借官福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瑞高索肆毒順昌方署府篆挺身抗其鋒民賴以靜忤瑞之聲播於朝野擢居吏部一洗敝習四方賄賂絕不敢通請告歸籍止用肩輿一乘行李二橐而已里居

妙十八

五

時微臣時一過訪之見其田無數畝屋無數楹蕭然如老衲寒僧意豁如也魏大中逮過閩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詣其船縷縷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之孫緹騎以聞瑞銜之最毒遂假手李實一疏逮矣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門不侮鰥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頃之間吳閩數萬士民狂號亂哭眾憤所激擊死官旂幾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爾殺官旂而又不散貽我不忠且滅我族小民無奈順昌之哀詞而後散去民誠無知而順昌之生平亦略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給左光斗曰爾等第不辨一言當俾爾等生還於是光斗誠謂諸臣曰我輩留此身異日尚可為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司而唾罵者唯昌首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牆而擲其尸於夾道中巡卒撫其屍以磁鋒割其

股血噴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首血濺几案罵
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殞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魏賊或
亦為寒心也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於高攀龍鄒元標
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有相同而清之至
極忠之至純三臣似尤覺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既已蒙諡
賜祭葬無弗兼舉天下感國家待大臣之體不薄而大中順
昌僅蒙贈賻而未有諡祠臣以為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超常
越格之典以優忠節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者方之前代
則楊震范滂之流即求之本朝亦海瑞劉球之匹此即得一
人焉已足砥柱頹波乃三人既並生於一時而三人被禍之
慘亦併集於一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旌
表於贈官廕諡之外總敕賜一祠仍給一扁額俾三臣生前
為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褒卹之恩且三臣臭味一

卷十八

六

同英靈不散其盡忠以報皇上固不以存歿而殊且使薄海
內外知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剗腸漚
血以圖報稱其所為鼓舞激勸之方猶遠出於尋常旌表萬
萬也云云初漣爭移宮時與左光斗同志其慘死亦同至今
忠臣稱楊左云

嗚呼應山之死酷矣或曰閹宦應山激之也而釁實始於
攘移宮之役故閹得借之以為名然則誰為此言者而為
諸附逆之小人解嘲哉夫宮亦幸移而功在應山耳脫不
移而有他變罪將誰歸閹之橫也即微應山之疏而附之
者能已哉內無張永即欲用楊一清之智而無可乘是以
韓文不死而應山死死應山者非閹也主張三案之小人
也故吾傳應山而深惡附閹者之死應山也尤惡夫不罪
死應山者而謂應山之可以無死也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傳

光斗字遺直號滄嶼直隸桐城人也其為舉業有聲以萬曆丁未進士任中書舍人選御史有氣敢言同輩推以為前鋒初差巡屯其所行屯政畿輔賴之督北直學嚴絕請託號得士光斗性嫉惡任事勇神宗末并假印冒官者取一疏汰至五百餘人光熹之際與兵科楊漣同爭移宮當是時閣部公疏之外光斗有特糾禍幾不測語在楊漣傳中天下於是稱楊左久之累遷僉都御史時朝廷有門戶之目翰林繆昌期吏科魏大中以峭直見忌而光斗雖與同志故為羣邪側目以為渠率咸思攢矢於是刑科傅樞借汪文言為兵端首攻大中與光斗搆最儉邪士也時正人多在列文言雖下獄卒無所牽累會楊漣攻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之具疏也光斗力贊之使上故內銜之深又南樂奸相與內熾於是遂發難

妙十八

七

而逐冢卿趙南星等因吏侍郎陳于廷會推即於陳疏以黨比削陳并及漣光斗歸禍益大作凡善類無一得免者矣未幾以五虎梁夢環追論汪文言逮治光斗連大中等六人并以他贓追治趙南星等十五人光斗下鎮撫坐受楊熊贓銀二萬俱全刑與六人俱死獄中十五人者為趙南星鄧漢毛士龍王之寀李若星鄒維棟惠世揚繆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盧化鼈也趙王繆三人別有傳初光斗之爭移宮也未嘗不言安選侍因邪臣姚宗文造為選侍投繯八妹入井之言於是賈繼春具揭安選侍而楊左移宮遂為敵國後羣邪附逆者即借移宮殺楊左然難於坐贓故又入封疆一案追比逮其死光斗死踰年今上雪其冤為贈官廕其子

天下稱楊左並矣而多有紕左者何歟豈非以二十四罪

之疏左實贊之是磯禍也吏科給事之缺左有所予奪其閒是擅權也且王魏等之通王安交文言而左不能引決是比匪也若然則必廣微也傅樾也為得策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其必由此言哉夫王安不可附矣中心戴儲而用以安天下之本此豈不同符文襄之用永歟文言之起也誠微賤然甘五毒而辭無他引是烈士之行也視之讀聖賢書起家甲第忍奉一闈以驅除善類率皆誣陷致之死嚮文言而在必以為狗彘不食而唾其面矣論者乃必欲借寇兵而助之攻也悲夫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傳

公諱于廷字某世所稱中湛先生其號也其先為宋儒陳止齋有倉四者始由永嘉徙宜興湖南故世為宜興人倉四五傳至衛輝丞弘甫自湖南贅亳村因家焉又七傳至憲章號

妙十八

八

古愚者以博洽聞即公祖也娶于邵邵方娠而古愚死于父桐廬丞任所邵聞以刃刺頸一指不死生公父所謂懷古先生也有欲奪邵志者邵抉目以矢後以節受詔封懷古先生長讀父書教授里中稱經師人師焉娶雷夫人有婦德實生公公生之前二日雷夫人夢天日朗霽有虎生兩翼上飛天門及公生手足結毛成麟文五歲就外傳屬對奇警師大驚時懷古先生甫游庠序客有持羊酒賀者問公穎因攜之游南山公問土何色赤容曰嶽位離故赤公應聲曰然則四嶽土何色容益大驚十二通經學十七娶張夫人操作相莊有梁孟風隨補博士弟子員時公父以居邵節母喪極哀痛廢舉業公于是益發憤課藝無間晝夜甲午舉于鄉夜聞報偃臥不起無幾微色喜人以是卜大受器明年乙未成進士授光山令光故多大豪行錢縉紳開為先容以交令民有乘公

父疾獻人參者公婉卻之候閒即繩以法人于是股粟而私交之風絕性慈惠操下不假束溼治獄必求其生但無敢干以私者俗大化之戊戌入覲迂道歸省復任則雷夫人訃聞公號慟不欲生水漿不入口七日人稱純孝服除補秀水秀蓋才區也公至聽政之餘專務作人後所得士皆以文章科第顯政成俗化猶光山焉以治最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懷古先生移誠曰若起家寒素通籍至近侍國恩渥矣毋沾名毋阿徇方克乃職公佩受教時科臣汪若霖忤輔臣意外調公抗疏論并劾王錫爵以密揭助虐及黨輔者趙拱極吳有孚若而人坐罰俸輔臣尋罷于是直聲震長安冬奉命巡河東離時張忠推晉稅爪牙多虎而冠撓鹽政公効忠抗命不法狀乞除去閹稅及陳鹽法善後五事詔置閹他所公復覓鹽羨及贖錢易粟飽三晉飢民賴全活者無算己酉四月京

妙十八

九

師正陽門箭樓災公疏諫陛下深居已久不復當陽實之不存名于何有故天怒而百尺為傾十一月上總憲懸缺疏力薦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諸名德舊臣庚戌報命南還途聞父疾星馳入門乞養乞休俱不報更嚴檄督之官公卒不行辛亥六月懷古先生歿公毀不欲生居喪盡禮如居母憂時乙卯服除巡按江西會淮藩者晉獻在上恭世子在下庶子常洪出而圖國蔑令甲增益護校藏匿逋逃慢吏虐民為南州大患公奏洪謀不軌置大辟及從逆者罪有差因覆藩宗之庶代嫡死作生幼冒長及詭養異姓一切為宗蠹者使祿無關出復請節贛稅數萬兩輔宗祿所不贍又日與諸名賢砥修理學問民間疾苦時湖口有潘璫權稅桀黠害人商民至激變公申律令三疏請罷稅撤璫辭義慷慨上特可其奏人稱為真御史焉舊制御史巡方期年代比多不得代故公

按江西滿年方報命歸已趨按山東詣孔廟問禮樂器登泰岱作詠懷諸什寓志時民間傳青龍神吐火自焚耳食者因妄識朝事一時以災異聞蓋方在挺擊告變之後也公廉得妄男子鑿空語下禁嚴止之作詩辨誣譎遂息歲繼發贖鏹俸薪振之所全活如三晉時庚申八月晉太僕卿辛酉冬入朝轉太常佐郊廟儀時紅丸議起不能成獄公慨然建大議略云李可灼非御醫紅丸未審何藥必謂誤而非故百口難代解即誤矣從無誤殺人主之律如律于父母止有謀殺凌遲一款更無別條減等崔文昇李可灼為誤為故總無逃于大辟議出獄乃定壬戌秋刑部尚書王紀奉嚴旨為民公疏救尋晉大理卿治獄多平及稱廷平轉少司農時宮殿土木煩興條上鼓鑄十議稱旨歲得金錢數十萬國用賴焉甲子晉少宰高邑趙公向人言冢宰不足喜得陳公同官為可喜

妙十八

十

耳時逆璫魏忠賢陰賊方挾天子作威福公每與賢晤語不勝憤亡何借山西巡撫謝應祥之推罷司官夏嘉遇而太宰趙公總憲高公相繼逐去公攝部推部院大臣輔臣顧秉謙面語璫所屬意某某以利害恐公公正色拒之曰于廷知有宗社而已遑恤有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猶高邑私人也坐大不敬削公籍及御史大夫之與推者陞辭單車就道時楊公漣左公光斗亦同日削公日與並轡連吟步屋北鹿獨宿韻以見志蓋先是無敢與璫抗者自公等數人首櫻禍然後忠義之士益爭奮起至甘隸死不悔者皆其所倡也公歸鍵戶著書一語不及朝政未幾諸君子就逮公擬弔古十首悲之丁卯緹騎四出喧傳逮公及晉陵孫公公聞不為動固已甘心從諸君子地下游矣戊辰今上御極于諸死罷者皆有簡恤于是言官交章稱公櫻禍先而

蒙恩獨後上命起公總憲留臺朝野胥以潞公復知諫院為慶己巳正月力疾赴院當內計與攝南冢宰鄭司農公忠並矢嚴黜幽之典無失入倖免者時謂南察為近代未有也太學生有鳩材為瑞祠者頗有時名公下獄置之法留都倉庾久空軍民待哺至不能朝夕公與司農會建太平倉請救各御史及各衙門罪贖兵餉外俱令輸穀實倉除改折糜庾漸滿南御史差竣例考聽北公念南北各有職若然則是長臺者守文移漫無賢否請先就南考庶幾耳目近而綜核真御史忠盡職上報可著為令冬■騎簿都城公首倡義匡大司馬簡練將卒刻日赴援捐俸具牛酒享士北征者南都風習靡麗居官者亦多長夜擊酒游秦淮閒至荒厥職公約法數章尤勒飲游之戒禁臺官無妄受民詞清城鋪淹抑嚴寒甚暑尤務矜恤歲暮令出冤獄都人感之以南憲自海忠介後

妙十八

十一

始見公出則多焚香迎拜云庚午請告不允辛未北總憲缺公得副推上特簡用再乞骸不允七月北上涖院先一日陳申大議以勵晚節疏再疏條陳諸御史有不敢模稜以博渾厚亦不培擊以傷元氣語時稱為得體見銓輔無他語滄滉以起用名臣如孫淇澳慎行惠元孺世揚劉念臺宗周諸公為最急歲暮武闈更制下監場御史獄疏救不允又閱月使中貴出監戶工居左席公袖疏將上值曹郎金鉉首痛哭上言公曰大臣不言而君言之吾愧若矣壬申三月考滿詔加太子少保辭不允六月巡鹽御史祝徹戒飭武弁有旨著堂上官考覈具奏公援先憲臣孫丕揚題例具覆云巡方按臣煌煌代天將命而戒飭撓于武弁何以戢驕慢疏五覆不奉詔八月御史畢佐周亦如祝徹事仍著考覈公堅執不阿有尼之者公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徒令從諛承意緘口如

聾啞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卒又數不奉詔于
是犯上怒竟削籍命下舉朝錯愕時論救者為祁御史彪佳
周鎰部鑣湯節推開遠皆不報嘉善錢相公方為南宗伯語
公季子曰尊公白首一節驢背兩番此自增光史冊百公陞
辭即日就道歸營草堂額署賜逸昭君澤也癸酉叔子水部
君迎養南都徜徉名勝有前後歸來草嗣歸里足跡不入城
市甲戌感風疾少閒即強起自刪生平所著書敘及先節母
及懷古先生艱貞狀輒兩淚也又日究心性理諸書即嚴寒
指墮不為輟其季子以公病後節勞為諫公曰吾樂此不疲
可顧一生強半宦游而于學未得即死何以入聖人廡下十
一月疾再發乙亥春間流賊震陵咄嗟憤顧其子曰此卿
大夫之恥也吾無可報國矣汝曹勉之言竟安坐而逝公諸
子多賢長貞貽才而早夭貞達以公任為水部季子貞慧負

妙十八

三

文章名節尤有聲先是公父懷古先生以為先王訓俗家有
塾塾有田嘗欲做范文正意行之公卒成其志公所養內外
孤成就者甚多公他無嗜好歸來即林巒觴詠亦不數數其
盥澹天性也遁跡荒村老益好學所著定軒諸集傳于世吳
生曰當癸酉秋先生在南京時予從其季子定生游因得覲
先生于寓屋頎幹偉度望之使人意失即與語氣温然忘其
尊貴也視世之外示忼倨其立朝卑疵至不可令人見者何
如哉予猶記是時客偶問當世賢有品者先生歷述所知無
遺遐隱于人之有風烈者尤不容口其留意人材如此當璫
禍之興先生豈意其後猶以身忤明主哉名節重而身輕國
體重而官輕跡其所先後歸來者有以也世安得盡如先生
者而為大臣也

康氏清姑傳

姑康姓清姑其名也為康紋次女世居池州江口之清溪鎮姑生而慧敏寡言笑事親極孝紋絕憐愛之為簡配未偶正德壬申姑喪母兄揚亦失偶病篤姑侍紋居時年十六越明年流賊劉七齊彥名等由黃州濟江舟行剽掠沿江上下皆被其害賊舟突泊清溪紋聞扶其病子揚為避賊計姑抱揚之嬰女隨出門不數武賊追及之紋被執賊以刃傷紋背入膚竟寸流血至踵姑前跪泣而紿之曰吾父老兄又病甚盍舍之願以身隨賊說遂釋紋紋懼姑果沒於賊欲還奪姑急以目止之濟然泣下紋于是忍痛楚攜病子去姑故徐行度父去遠乃解衣裹嬰于道傍賊促行急姑佯謂賊曰若欲我何往賊大叱曰女言釋女父女以身事我當隨去復何辭姑乃笑曰吾惟有死而已盍以身見辱于女耶賊眾強姑登舟鄰婦女被擄者先在舟咸呼姑曰來我等皆在毋畏也姑罵

妙十八

三

曰若廉恥喪盡甘心從賊胡敢招我我身可執頭可斷志不可污復罵賊曰女輩害人多矣亡在旦夕敢我辱耶遂躍投水中賊使鉤挽之姑聲愈厲其黨相謂曰此必不能奪者也留之軍氣不揚莫若殺之賊怒亂刀交下姑罵不絕口賊斷其肢為四以死後賊至采石盡縱婦之被擄者來歸悉以其事告紋且言姑不聽我故遭此視今得生還者何若紋惟笑而不答先是鄰人有逃匿棘中者亦見其死狀甚悉賊退始抱嬰女及姑遺裳哭報紋紋遂覓殘骸江邊見血聚屍傍經日不散與水不渾因焚而葬之吳生曰予聞清姑之名烈矣今距其死時已百三十年而姑之五世孫良儒從子游乞予文傳之予觀今之流賊其禍蓋百倍于劉七時而江北婦女以賊死者不可勝記非無節烈多泯沒無聞則姑之得傳至今非不幸也然賊禍之興也隨和者多男子而婦女往往以

節死豈天地貞氣獨鍾之婦人女子歟夫姑之給賊者智脫
父者孝全嬰者仁罵其里婦者義而死以禮故姑之烈而死
也與夫不可奈何而死者異雖然人至死則無為多求矣况
如姑之死者乎而予又曷能已于傳乎

柯宜人傳

柯宜人峽川柯氏女而劉觀明公之配也父柄從父郡御史
相嘗見之于庭除謂家人曰吾宗女德無踰此女郎柄仕遠
東衛經歷攜家出塞外年十二喪母十四歸劉劉三世姑章
存堂上白髮旅坐柯咸善事之中其歡劉氏是時家中落觀
明公兄弟惟誦詩書又兩繼姑多勞潤以故益貧柯晨夕瞻
奉如禮恬然而勤婦職裕甘旨勿愠也劉本服總親戚中表
朝夕吉凶昏嫁悉資給于觀明公柯必萬方竭有無以助焉
終身無德色觀明公與人和婉而治家嗃嗃柯事之益恭謹

妙十八

古

公屢下第抑鬱致疾則理裝送之遠游旬月而瘳公通判處
州署青田縣督漕船內外斬斬無官謗及擢養利州守乃止
公勇退而理田園振貧乏掩蒞備樵為常傾筐倒庋弗之顧
初柯歸劉十年未舉子即為公買妾十餘卒無子以公同
產弟子城為嗣城就外傅柯夜必欷枕歷數里中感衰古今
家國成敗城既寢則數數視其寒暄不輟既旦又誨迪之然
後起其子所無育諸孤女亦然與城無異視天啟中間盪錦
亂柯語其孫廷鑾曰吾兒時從先參軍蒞其地守土者率賈
參貂以奉內買首級以希功疆場之事無一問者那得有不
今日崇禎己巳冬間諸將勤王京師又指廷鑾曰吾老矣猶
見中國強盛而享餘年然流離奔竄若其能免乎尋寢疾取
附身襚服更迭著之凡歷三月而終何其達也柯未嫻文史
而強記通鑑綱目書輒舉其略善敘前言往行以戒內外子

姓年八十眼目神明略不與人隔柯族大從兄弟子孫凡紛爭致訟之事每以宜人片言而解因有間其傳說而相化于讓者吳生曰古之傳列女者以德以才以學豈特矢節然哉以觀柯宜人善事上孝也順夫子禮也撫孤仁也好行其德不計財義也明治亂達死生智也閨房之秀數者有一傳矣後之修史者采焉當以予言益信

吾樓山兄先生生平所作傳不止此有為予非曾手錄者天啟死臣傳一帙楊忠烈公漣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高公攀龍萬公爍左公光斗周公朝瑞袁公化中顧公大章李公應昇黃公尊素周公啓元繆公昌期周公宗建劉公鐸蘇公繼歐丁公學乾夏公之令吳公裕中王公之宥趙忠毅公南星諸公也附入國朝紀事本末集中未編次乙酉兵餘從敗

妙十六

五

紙簡理之僅存楊左二公傳稿耳傳從父太學青城公稿亦逸其為子屬未見者當散佚多也劉氏族譜有柯宜人傳予亟鈔以入焉弟非識

記

暫園記

非注在城西南一百七十里

予家秋浦萬山中深林碧澗所在而具予曾祖則倚山為廬今歷代者四而為年百餘矣山之枝獨饒右故屋西頗紆敞祖委土焉其勢隆起望之又一山也女貞松柏可數百尺蒼蔚無間冬夏有桂數株皆合抱梅數本如之花之日香數里人頗稱異然為數百年物無怪也予生在別宅此屋已出易萬曆戊午不戒于火復贖此屋居之予以奔走衣食視家為客每歸而散步林中則雜處于鷄犬糞草之間而已歲癸酉予苦屢試罷第因浩然有閉廬著書之志于是隨山勢營為

園壘而週之園林其中林際構亭對亭為堂亭側列舍數間
貯所讀書旁為廊入梅桂環擁然後掃除荆棘翦滌蘊叢而
向之森挺盤曲棄置草間者盡為檻楹閒物蓋凡兩年而園
成成而自題之曰暫客謂予曰子築室著書非且暮事意將
久于其中向使書成則子園亦千秋百世矣何暫也且天未
即以此園老吾子使子遂其經營四方之志名成身退而此
園固無恙耳前此子未為園而子之先人壘土植木以待之
園成而益無波折摧敗之虞又子族多賢子即入官而游涉
觴詠可使園不荒寂又為園在萬山中雖易世後無豪右侵
奪之患天下有壽如子園者乎而暫之也何居子曰使予誠
著書乎不必園也果名成身退乎不必園也木之成毀時也
非園之繫族即無園而游涉觴詠者不乏人雖微侵奪吾見
人數代之業者寡矣況區區一園哉予偶念至而園成園成
而復念園可不必有也故曰暫也

妙十八

六

相公墩記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三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
書于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及十畝隆起不過數尺從城直
視形為最下然春夏水起四周灑霖而墩故突其中歲大浸
至于溢城郭沒隄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沈者所謂地肺
也當非妄語墩故有院荒寂已久萬曆閒蜀僧文石創精廬
其上至其徒有明上人如是者益廓治之高閣巍廊垣階相
接又叢篠森植環於左右墩之勝遂為吾郡獨絕予游於墩
者二十餘年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焉或淹至
數月嘗試月夕雨晨登閣而望水煙吞互至不見涯際指視
城郭屋廬蒼茫數點而已及乎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
往縱意所之如人在霄漢中飛行絕迹至風起水湧急而登

岸巨濤激于檻前危帆指於簷隙坐察聲勢意恐身安而鐘磬之音時相答也其或水落煙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閒故墩無杭泊湖之豔冶其疏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奇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塿以上而有雲崖石屋之幽近在人閒聞有至者則足音覺然其隆起者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於墩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予也一日明僧請曰子豈獨習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予感其言記之崇禎某年月日

南岳看月記

東南園亭之勝予游者十之九予鄉多山三吳多水故所居在山水之閒者為少即有之多以人力位置若自操林泉之絕而幽深曠敞常與天氣通又去人閒不遠者予未見也至中秋看月所在皆然若特入山中又偕良友信宿者予生平

妙十八

七

亦以此始先予聞南岳之勝吳氏別業在焉過宜興即擬往定生曰待之已八月十四天日空霽定生約徒治具自毫村拏舟行四十里過西溪淪連一碧遙映山色如杯几閒物至山足復輿登焉入谷口則澗洄徑曲使無導者此即桃源斷津處矣渡藤橋有塘可數畝山之水所匯也塘之上列舍數間舍前為溪循溪皆逶迤修竹中折而登水聲淙淙時十餘旬無雨江河為枯而斯流不絕若居常則觸激而鳴者與谷相應可以意狀其音勢也益進數百步水洄為潭潭上為瀨潭底見石魚穿石罅可數而得瀨上則亂石若蹲若墜皆水所從出枕潭有樓蒼崖古木交橫其閒徙倚久之輒不欲去樓在溪之右遵而入有梅數百本交枝倚幹可謂梅壑溪左竹十餘萬竿蔽不見天日從此把臂入林仰視所築舍又出竹杪蓋山之麓矣舍瞰空為廊人皆行竹上穿廊得門則軒

宇虛徹遙觀兩溪直在階下而太湖縹緲在窗楹中故奇絕也所構屋不多俯仰開蔽曲極意態長松列于楹間怪石臥于松下予與定生方踞石仰睇而松閒月影已厯亂在地矣舍傍有小菴僧聞客至俱茗茗數巡定生設酒酒倦復步廊閒看月間空中有聲似雷而非者僧曰此天愁也聞則占兵荒予異之夜三鼓倦而寢晨興即出游林外予語定生曰世所謂園者方百計以求其似山水安有即山水為園者哉此殆為僅見矣于是定生強予作詩詩有泉壑原生戶川原已達埤又有屋從林杪出石自檻中蹲萬竹青雲覆雙溪匹練明諸語皆實錄也而直蔽其美曰名節存三世東南第一園以其擅有天勝稱為第一不虛所謂三世名節者吳自安節徹如兩先生以理學氣節著名至問卿已三世問卿即園主人也予與定生來游初不使知自予書詩壁上始有傳之問

妙十八

六

陳定生書畫扇記

定生所藏扇最富自言少時購求不遺餘力自弘正以來吳中賢哲墨妙亦略備矣予展閱數次擇其蹟最真而人品書畫皆可傳世無疑者為記之沈石田西軒坐兩圖自跋為擬王叔明筆而徐髯仙書杜詩為一周東邨觀潮圖則吳文定書玄墓詩為一唐伯虎一晝自題詩豪放為本集未載三扇絕奇生平所未一二見也文衡山畫扇凡十小圖大抹淺絳

深染春華寒林幽潭碧嶂無所不具斯美備矣書亦各體有之而細書落花十律尤精甚有四面非自書則王雅宜行楷居二周公瑕擬黃山谷者一其為玉女潭圖小楷書玉潭詩十六首者彭隆池也陳白陽畫六皆花草其畫墨荊者即白陽草書九日自酌詩也書奇肆詩亦真率可誦畫荊者彭隆池題其上右面書為文徵仲梅花詩其畫水草圖者周公瑕其著色茶花水仙者文文水而淡墨水仙尤佳絕有周公瑕小題右面書者文君元發也仇十洲畫五皆工綴煎茶圖陸本仁書觀蓮圖錄愛蓮說者為王子卿采菊雪景二圖皆無書畫碧梧修竹者殊有筆意書為文三橋江南春四首此詩益和倪雲林者其卷藏洞庭許氏吳中先哲和韻殆編歲壬申予在吳門借閱之許氏曾索題其後今觀此扇亦頓還舊觀矣文文山水圖二一文三橋倣懷素草一王百穀

妙十八

九

細書茉莉曲文五峰畫五有無書者有文文水書者有王西室及王百穀書者陸包山畫三有山水樓待月圖最精文衡山有題而楷書月賦者許高陽也謝楞仙畫山水者二其一無書其一則王麟洲書其答屠長卿歸隱七絕王夙無臨池名此書亦道而有致錢磬室錢滄州畫扇各三滄州為陸士仁書者一公瑕書者二磬室則一為百穀一為皇甫百泉而山水圖則王弁州書也陳括山水甚奇有文衡山書王繼山寫臨雲臺者則唐寧菴書荆川詩姚俊有歸去來圖書歸去來辭者王百穀也段紫峰畫四公瑕書其二一王百穀一顧霞山作蕉葉圖者為周少谷有張某書其一扇而書畫全者居商谷也此皆隆萬以上人凡畫之面五十有一書之面四十有五書畫兼者惟文氏父子為多而有畫無書者六畫面別有題跋者亦數四要之皆可傳也近代書畫扇不勝載別

其尤者張芩石近二十書者多董玄宰孫淇澳陳眉公孫文介詩扇五其書未知于八法何如然風骨稜稜望而知爲端人介士也董宗伯畫三皆其自書其爲修微校書作者題跋皆微詞閱之可一捧腹米友石松柏齋圖即書松柏齋詩趙文度山水一玄宰書項日新蘭石圖鄒愚公寒林圖各一李長蘅陳百室畫者各三張鶴澗二多陳眉公書范長倩書者一黃貞父妻子柔楷書各一文湛持則留其楷者亦一周仲馭二有陽羨歌贈定生及歲暮風雪中寄定生兼問朗三者詩佳絕定生以爲此豈以書畫論哉吾傳其人耳因與孫文諸公并珍之扇共五十餘書畫各半兼工者無如董宗伯而按其款識皆爲先宮保及定生作宮保者即中湛先生也吳子曰吾記定生諸扇而不勝今昔之感焉今之存于記中者其書畫不知于先賢何如觀其扇制而精堅脆薄其爲升降也具矣觚不觚觚哉觚哉定生其謂之何

妙十八

于

陳定生書畫扇記下

天下之物其至者皆可傳也而傳有大小以百工技藝等之則書畫最矣上之有詩賦焉彼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曰詩賦其小者也而脩名節立事功者又以博學能文爲後則書畫爲益不足道然而能文章有氣節者亦遑遑不厭其事而具鑑賞者且出財力購求之豈非以其爲物清而不俗其置此也不猶愈于積猗頓之財蓄金谷之聲伎哉定生今所稱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也于詩賦且薄而不道即當世事功節義宜無他屬者而顧好此何歟定生曰子且記之吾將盡散諸扇扇散而子記存扇猶之予有也定生之言如此定生豈好是者哉予以爲物之聚也以好亦不以其好而不散予少時嘗有是癖一散于火已稍購聚之其精者至挾之以游

而散于盜予之散不以不好定生即不好又能使其盡散
哉物之至者必傳扇之為定生有也無假予記也其聚散有
數則亦不繫于定生之好不好定生蓋求其大者而小者即
不棄可矣崇禎十一年八月某日

高田茶記

高田者予所居之里名也先世無植茶者有之自萬曆末年
始然不過閒見于園圃中時采以啜新而已十餘年來種者
數家然合里計之茶之草以石量者不盈十焙而成茶者勛
不及百實佳物也焙茶同徽法然色清質厚而氣芬則過徽
遠甚其土性異邪天下好茶者無如予自晨至夜鑿不去口
無則悶不能開懷抱食飲俱無味家人嘗私為記大約日用
炭六斤水二十升而茶至二兩予蓄茶自遠近有名者皆具
嘗亦自為品目訥宜甚暑宜獨坐宜苦吟積想之餘虎邱宜
偶嘗松蘿宜對客及寐起六安宜飯後天池龍井宜尋常應
酬而予里者無不宜又最宜殿若先以是而前諸茶繼之皆
可廢矣其茶至精者值不及諸方半或三之一或五之一而
俗或疑其太昂耀聞疑覲茶亦有之無怪也茶之名不出予
邑豈茶不幸生于里予亦不願里有茶名也然獨怪今之所
取于茶者名焉爾矣則茶將終不以予里名哉

妙十八

三

樓山堂集卷第十九

二妙集十九

貴池吳應箕著

檄

為翟義討王莽檄

予讀漢書至東平太守翟義舉兵討莽移檄郡國未嘗不壯而義之惜班史未載其檄故代為補之若莽篡後罪惡則後漢書隗檄為詳此故條其居攝以前耳中間禹光云云私謂討賊者當如是因附以見檄

曰

東郡太守翟義謹奉聞漢諸侯王大臣將相及天下郡國守令三輔豪傑反賊王莽倚外氏之曲庇席四父之餘寵匿情盜名飾詐躋位傾邪背亂文以術數始者希奸大柄謬為遜謹及至秉政奮其狂狡脅持上下暴諸父之惡傳致諸外屬

妙十九

樂

一

之罪欺惑太后誣蔽愚民本危社稷反滅其愧怍受安漢公之號畏天下議己先涕泣固讓以蒙當世其腹心爪牙之人諂頌功德妄言瑞應莽復不已賂遺絕域益為誑耀進女后以增固其威重而居攝之勢成矣計莽階亂之事方故萬端莫能殫白夫周公大聖也其徒頌之而莽安之間者掩口謂莽一駭豎子耳何圖包藏禍心毒弑主上謀立襁褓偽附符命南面踐祚稱假皇帝此豈待不利孺子然後知其潛移宗社哉夫天下高皇帝之天下也起徒步而奮之掃滅暴秦驅除強楚皇天眷命宜以世世加丈景積累之仁武帝征伐之烈孝宣之後皇嗣屢絕而天命所佑海內晏如漢之為漢歷可知矣中間雖以諸呂之極勢吳楚之叛逆霍上之耶謀然皆不旋踵而滅未有身比上聖竊據大寶又制辭背謬動作乖張滅非劉不王之約愚公卿如兒童弄社稷如反掌公然

弑主如莽之極者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父子之間亦骨肉天性始者矯情殺其中子及隔絕衛氏長子宇懷忠悟莽反遭屠殺今上春秋方富莽配弑之以幽其女后夫居攝本謀也而故為讓避弑逆顯僂也而安頌功德自生民以來比奸較惡如莽者不可有二緣其所起張禹以名儒帝師希合固寵植立王氏之根株今已前死不足辱誅孔光聖人之裔又名臣子及為丞相苟容貪位頌莽功德其承望風旨無所不至劉歆以經術著名叛父竄經代與文章凡莽書告誣亂之詞疑皆出其手此二子者辱先聖蓋宗社恥儒士春秋盾不討賊書為弑君二子讀書而未之間顧乃黨助大逆罪與莽比哉其餘豐邯平晏孫建陳崇之徒以材能幸莽皆罪在不赦夫朱虛侯年二十耳又侍中少與猶能激發勇義首誅諸呂條侯為絳侯之子當吳楚有天下之半直乘傳誅夷之

第十九

二

今莽惡比前浮以萬萬而強劫之勢曾未逮半義父身為漢相世受國恩誼與莽不並世立義身典大郡勢得自為加之宗室抱憤人思漢德向者頌莽之徒直其要結之亂民耳今宜曉然共見大惡東平王為漢親屬大統未絕明德宜嗣義與王傳蘇隆中尉皋丹共立為帝義受救為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勒車騎材官士郡中勇敢共數十萬舉兵而西討不當攝者反正乘輿湔滌宗廟以此誅莽宜如拉朽但恐莽計窮勢蹙又與其黨與造飾言語迷亂天下曲釋己惡冀或見免今告天下宜無聽莽所在毋為莽城守其故漢將吏斬莽首獻者封萬戶殺逆黨孔光以下一人封侯勿絕其為莽愚惑罣誤者赦其前罪殺賊自效前安眾侯與其相張紹首舉大義為宗室倡紹兄竦詣關歸莽遭其殘虐深可哀痛竦反受封為長安所譏刺其殺竦者亦爵關內侯夫弑主大逆也誅

逆大順也舍順從逆兵加其頸生為大僂死為愚鬼苟識理勢知必不然天下其共聽義言毋忽

公討從賊逆臣檄

甲申六月

竊見三月十九日之禍古今未有之痛也以先帝之焦勞圖治十有七年嚮使在位之人不相率欺罔如先帝遺詔所云天下事何遂至此即使寇至門庭先事有備則石城百仞帶甲十萬何至不崇朝而即下故諸臣之誤國無論死與不死罪皆不能贖然事已至此亦惟有以死抗賊從先帝于地下庶足益愆雪過用以激發未死者戴天不共之心而明讀書者委贄無二之義奈何君死社稷臣不死君又反顏事仇如今先後所傳某某輩言之令人齒頰為汚然亦安可不臚列姓名以聲其罪于天下也先是聞都城不守聖人蒙難憤泣之餘即共以所知諸臣私相較量如某某者必死今果死矣

妙十九

三

某某者必不死果不死矣又有某某者人咸疑之或謂此屬即立名非真素無血性然既竊時譽又掇巍科且其中有世受國恩及家傳忠孝者事急之際或多求死不得未必即甘心臣虜而今竟何如也叔夜之子頸血不濺豫州之兒抽刀可為李陵墮其家瞽王沈豈非名士况北朝不次之權不過假為勸進之階而南宮有聲之人亦復矜其美新之作又有其人雖在下中而食祿多年受恩深厚乃相率投名爭先朝賀且其貪者為賊所鄙至于拷死而黠者已受偽牒之任始逃入里門諸如此輩所謂負朝廷羞先聖恥辱儒生殆猶狗不食其餘矣而迺有出疏以為之地出揭以揚其波者夫人生平流覽史傳見事有類此宜腐心切齒恨不推刀九泉而況生同斯世親戴國仇見其所為忍但付之浩歎欲絕而已哉嗚呼本朝以制舉取士而制舉之報如彼士人以文章進

身而文章之效若此此真可使起家科第者反而自憎其冠裳廁身宮牆者退而欲焚其筆研故願凡今綴文之士盡以此曹為戒感激同讐申明大義從南國賢公卿大夫之後誓掃賊氛共雪國恥敗朱泚于奉天僂黃巢于虎谷然後執源休陳希烈之類而劉其屍數崔瑒皮日休之倫而拔其舌用以成今上中興之盛治且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答聖祖列宗數百年養士之報庶幾我輩不為虛生而死忠者亦不為徒死矣謹布從違姓名于後與天下共誅之

近又有為從逆解嘲者借名三學實皆一邑之人偷籍四方皆絕不相聞之士尤為可恨并附公糾

客問

國家之難發於戊午而迄於甲申傲始漸而不知所竟悲極勢而忘其由致是以客疑而問也予懼今不斲而

妙十九

四

使後之考者質所衷焉援所信以答之

原君

客曰古有君明而國亡者乎予曰烏有是哉夫主貴明而忌察察則傷明也故多恃恃而莫予抗也于是下務為蔽匿則生疑疑而莫予當也于是上益務夫操束則滋擾卒于法不必信用違其才朝出令而夕責成前見賢而後獲罪奸雄適以藉資庸下趨之仆負譬之木心已蠹而枝葉尚在方以為此翹然者可資棟梁而假廕庇也詎知大風過而幹摧根拔遂已全無木哉客曰是則然矣然以先帝之憂勤猶無救覆亡則豈有荒暗淫虐者而足又安保世乎予曰崇替者運也廢興者數也天之所去誰能留之且夫以昌啟之末運而承閭禍潰決之餘丞輔覆錄列職負乘獨恃此一人者孰唐業虞擊此將羸極做者以壘存枵枝于十七年之久嚮令宣明

異地而蕭代異時彼其雄姿英度豈難揚建武之烈而承業貞觀又令建安貞元諸君居崇禎之一日方且視蔭不及其不為懷愍徽欽之事者幾何又豈能毅然身死社稷其風烈足以視二帝三王而無愧哉是故國不幸而亡也非主明而亡也然而吾君非亡國者也客曰子之言也信

原相

客曰安危視所任任孰重于相哉崇禎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專不久豈無專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予曰昌啟開相予不忍道之即崇禎時謂之無一相可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不得入內閣此制也創于守制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而亦失故事閣臣敗鮮極刑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敗有甚焉即閣臣鮮有墨敗者于是拜自廉吏而敗又有甚于其墨凡此皆數十人之為也嚮令得

妙十九

五

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夫此數十人者豈不巍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名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問賢否而任不專專不久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久而不治又致覆亡焉使不臚其奸貪數其欺罔以示戒于天下萬世則聽過信失罪將專自上乎夫蒲州豈非君子哉先帝初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道不足而術疏也于是烏程以矯行愎而見謂清忠陽羨以柔濟貪而舞其機用武陵資悍以兵敗而計窮韓城意忌卒讒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負英主之方嚮豈難強國庶民創弊夷患而乃強敵在門重寶入室封疆日蹙門戶牢持跡烏程之八年蘊崇滔天之大變武陵臨戎遽增餉至七百餘萬用兵無絲毫功豈惟藩國覆巨

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未窮厥惡卒蒙惡
聲而陽羨稱召則憫然自以為姚宋而不疑方其起廢籍蠲
積連撤內緡出久繫探懷納說捷若轉圜豈不亦救時雅望
哉而牢籠翕張以恩為市如京師大賈所居積轉販傾天下
天下廉恥益以墮壞于是使人主切齒以為人臣無一可信
故一切按誅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將焉用彼相哉其餘
所置相若居傅舍都無所輕重即彈射亦多非其實予故不
備論論其足以風者則江夏吳橋為有餘烈矣彼有甫釋褐
而大拜拜即遇難不能死又以賂受拷行若犬彘而固向者
所云相君也客曰若然誠子所謂無一相焉可矣

烏程者溫體仁陽羨為周延儒韓城群國觀武陵楊嗣昌
江夏賀逢聖吳橋范景文蒲州則韓爌也他所云賢者長
山劉鴻儒華亭錢龍錫香山何吾騶長洲文震孟嘉善錢

妙十九

六

士升皆在事日淺又罷且死故不及

原將

客曰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今從戎者徧天下而儼然稱方
鎮者有人矣曾何救于危又益亂焉果將非其人耶抑不可
以成敗論也予曰將何易言哉今武臣之有總有副者將也
文臣之為撫為督即身為大帥而將將者也武以材勇跳盪
于疆場文以方略發縱于帷幄如是曰將也然如是者自萬
曆戊午以至于今廟堂之所擠掇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轂
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予嘗
妄論之以為國家所置將名焉耳其武者以賂升而文者以
資轉其急也以資轉者投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賂升者
冀幸其用命則一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養賊自
重已即自為賊而兵又甚于賊其為撫督者即大半死于敵

死于法不則旋罷去此無言功效足紀即求一首領全者不可得蓋將不知兵從古來未有若今之甚者且將之知兵豈必久歷行陳固亦有天性而不可強而今皆起于賂拘于資以死擠而以驕敗之無論材本下中即挈四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不幸而生于今世耳何也誠使遵稟于廟算之既定而又不至肘掣于樞部之受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羌憲宗裴度之規淮蔡毋信誕詞毋倖速效毋監軍容毋易將于臨敵毋以瑕釁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遽至是是故袁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謀之也楊嗣昌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啟潛之分道而後死象昇于賈莊有張若麒之奮戰而後失承疇于關外信熊文燦之招降致賊獻不復可制勒孫傳廷出關外而後宗社隨之彼市城畔弁單騎可縛自馬士英誇大其捷報賞踰分卒

第七

留江東之禍此數人者方其以名見推或急而相求豈不以為能勝任而愉快而違器爽分一敗塗地即夙號能戰如左帥者豈不足以憚敵自襄陽違誤之後諸將遂不稟奉至朱仙戰敗卒于不振而亂卒流毒遂為天下切齒忠勇如黃得功又鬱鬱未展其志氣而其他未受一級之勛濫受五等之爵此其智詘遂至此哉則亦所以御之者未盡也故今之將無足比數于世或亦不幸而生于今之世也

原用兵

客曰將不知兵以卒予敵固然然國家用兵三十年無論不得兵而坐消轉輸行肆淫掠其害又甚于賊此何也予曰其害有三增兵調兵降兵此三者敗天下之物也夫自將不知兵于是推一帥焉輒請增兵兵增而餉亦增又特設督餉大臣及司屬以治之其數幾三倍于原額而有司徵納之耗羨

堂司移節之經費舍丞提解之騷驛不與焉水旱盜賊之連年蠲貸不聞督責日急天下堪之乎是故自熊廷弼增遼餉七百萬行二十餘年而揚嗣昌又增練餉七百餘萬各方鄉勇城守等費又私增至數百萬而國遂以隨之則增兵之禍也自將不知兵于是方敗衄輒行調募中原盜熾則調京邊之兵京師告急又調各省守勦之兵黔人則思用黔楚人則思用楚浙閩之水卒滇粵之士司無所不調所至又無不糜爛言事者方以此為得計此調兵之禍也自將不知兵于是勦功未著而撫議先行夫不創而撫之賊終賊也其賊帥益縱之以自張何知紀律急則叛耳何知戰鬪掠則勇耳故自左良玉渡江之後江南已無完邑自高傑渡河之後河南北卒無遺民則降兵之禍也夫三者足以敗國如此當事者迄于亡而不悟可謂世有人哉吾嘗以兵雖大事要之亦明

妙十九

八

白可見未有不強弱而但務多其數夫弱兵客兵與新募之兵多益為累此不但智者而知之也吾戰勝而賊降則吾重而降者可為我用吾本弱而借撫者以為重則吾為彼用而吾兵皆賊矣又安能殺賊至于人情不甚相遠也今使中人之家有十金之產誰肯遠出應募而為兵其應者必其惰而不足用者也況又使之閒關跋涉此未戰而氣已消矣又安能得其死力獨怪癸未甲申之際寇在門庭而言事者一募兵西粵一募兵浙東蒙不次之擢而盈廷未有折其謬者是故行未至路而京師陷矣由此言之謂世無一知兵之人可也

原亂

客曰今夫亡國家者賊也或有言賊非能亡國而廟堂之議滅賊與封疆之任殺賊者自亡之其說可得聞乎予曰其說

亦著于吾所謂三者之禍矣而其原由于議多而任雜蓋議多則足以撓任而任雜益足以招議于是有薦未乾墨而射已盈章者亦有功垂眉睫而節移千里者甚則擠所惡而強以所不堪甘敗利禍用自幸其言之中者凡此皆議之為也至任則如治亂絲卒于糾結不可理則委而棄之而已何也夫邊方最急者也自甲科擇善地則邊缺守令盡置疲癯所謂適足以葬矣監司巡撫以才推者也今用兵之地黠者以破甑轉身鈍者以孤蹤授命事益不效則益務多其員有監有撫有督有理而又有文武之相格以呼吸異勢者而文移曲折非請命隔屬則待發旬時至其操束有司莫知從適則下之方故益不可言迨其後也創多員之不效則愈欲收之于他端營進殊途蒙擢非次賊已至門庭而京東西開屯之官江嶺海募兵之使方相望于道也利不盈皆禍滿于世豈非

妙十九

九

皆任者之過哉當賊之初起也廟堂之上簡一渤海朝歌之令滅之而有餘迨其後也誠懲前事之失寔議而任無任而議又寔難于任無易于議則不過用一二巡撫數十員守令厚之以事權而寬之以期責無召客兵無逐流轉而一切盡罷監臨督理之官及驕惰不用命之總兵則天下之禍何遂至是吾故曰賊非能亡國而滅賊者自亡之非過也雖然害生有基國家自黨禍興歷五十年而後社稷隨之故前此任議之分皆此屬為之也譬禦盜之家謹捍內室而堂以外置而不問于是不盡亡其家不止嗚呼近日門戶之禍何以異此此亦後之有國者所當深鑒也

對

令文士試騎射對

崇禎九年御史有言吏不知兵請令文士得習騎射

因詔提學官試士及春秋兩榜非兼通騎射者不舉
諸吏士多言不便者臣因覽晉邱壽王禁民毋得挾
弓矢對因擬其詞

臣聞射為六義之一古者文士所習非獨以厲武備患也懸
之始生以示有事行之澤宮以觀有德及至後世儒術衰微
士無兼學選舉之途雜仕進之路分兵革日煩文武異用而
行師克捷多資馬力于是騎射之制專以精簡武科文士不
與焉文士閒有習者以非制所在故不精見由此起家者曾
無益于勝敗又其技易習而邊徼之士伍官府之隸卒率以
能是故著籍于是庠序之士益鄙棄其事而不問非盡由天
性以國之興亡兵之強弱固不係此即號為材武通兵者重
謀畫而簡技能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憤虜未大創盜賊日
多破資格廣選舉屬威武誅怯懦膏樞諸臣時賜上方總兵

抄十九

之官日加禮數至與文臣等又加意武舉益進伎勇然而亡
失愈甚功效陵遲者積弱之氣未能卒復文武吏士欺蒙牽
制之罪非士不習騎射之過也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則能執弓乘馬者非即知兵者也高皇帝嘗詔郡國生員習
射又嘗於士策名之後試以騎射書算五事未幾輒罷知不
能兼也國家留計邊務所置經督必以文臣貴方略也臣見
先朝之臣有以兵名者矣未聞騎射之必優也且以此為試
者欲文士由此進取騎射之進取已有科然而不效者武試
之兼策論為已龐也臣恐武人試文而將業不知兵文士又
以試武而蹈覆轍是混法制而益賢士趨也江東地既少馬
士之貧者不能具弓矢又安得良馬而日習之竊以為無益
于戰勝亂祖宗之典使學者不得精專其業大不便惟陛下
罷其議天下幸甚

書後

書姚孝子傳後

嗟乎仲宣雖孝豈不以子雲哉顧子雲語子則謂子非為仲宣也仲宣所以祈死而得者母也母非一人之母則仲宣代母者母也即兄也夫仲宣以死代兄而子雲不能以生報弟無論子雲死無以見仲宣其得生而見仲宣所代者此誰為之也故仲宣雖孝以子雲著仲宣蓋不幸而以孝聞者也今子雲猶幸而以孝名其弟此為足舉子雲之事哉子雲事尤有仲宣所不能代者吾方恃子雲代仲宣用以全仲宣所代之意而後仲宣為真足以死則仲宣又幸而先以孝聞者矣嗚呼為仲宣兄者難哉諸傳記言仲宣事頗悉要皆以子雲信仲宣子獨因仲宣益有信子雲者非獨以其能不朽仲宣也夫仲宣則固已不朽矣

妙十九

十一

題交游書牘手卷後

子雖未登仕籍然亦嘗竊浮聲又嘗好言當世之務于是與子游者皆名人傑士及公卿大夫賢而有度略者也書之往來最多一月所積或至一籠積至數年都無置處因而散失者多矣暇日稍一整理因簡予所交最暱及素所嚴事心服者得三十餘人手書中間有多至十餘章及數十幅者其所與書或上論往古近稱當世又或憫時病俗談道論文亦或寄意風騷敘傷寥闊其人意思弘放草筆淋漓若雅念端謹則蠅頭可數閒有代書者然其文實佳則亦存之予于是加詮次焉裝潢為一卷置之几上時一展翫有如面談雖其入之精神意氣可彷彿見之嗟乎此書牘往還曾幾何年而其中升沈得失離合聚散已多可感者況後此數年或數十年或傳之子孫覽而追念當時情事其為感悼當有甚焉者矣

予擬此後三年為一卷則未知一生當積幾許卷也崇禎十一年月日

書王弼州外集後

元美之言曰子長不絕也史記絕矣即後世而有子長亦不能成史記近代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章奏簡牘賦頌之類鮮足裒者予以為此言非也後世子長絕耳史記豈絕哉史記之佳豈以京師郡邑之文章奏簡牘之詞而佳乎果有子長不必以今之京師為長安也不必以保真諸府為弘農馮翊也不必以今之內閣為丞相以左都御史為御史大夫也無班馬賦頌則缺之無誼錯之章奏則擇之且東漢之京師官名非盡改也其能為賦頌章奏者非乏也而范史不及馬遷抑又何哉夫製錦者釋機杼之拙而罪絲棼屋者寬斧斤之不能而責木當不其然元美亦幸不為史耳假使為史必

妙十九

主

將飾其不如史記者而斤斤焉以求肖史記夫為明之史而尺尺寸寸惟漢之肖烏在其史之足信乎無怪乎元美之于詩文見一能綴古詞者便以為兩司馬復出矣嗚呼元美之言非矣乃有職號為史者求能舉史記之詞焉者則鮮則史乎史乎吾未知此事果安屬也

書筵弟篆刻圖後

非注此崇禎甲申作非原名筵

刻印一技自然非窮六書之蘊究秦漢以來所留傳之玉璽銅章不能得此中之髣髴故雖技也而理寓焉往予尚在明昧閒後得雲間顧氏印數原本觀之乃知其理近又得南京俞光祿藏印與山東王副戎所藏者通觀之而識世人所刻皆未合益歎古今之不相及也譬之學書終日臨摹墨本而未見真蹟卒不知古人用筆之意耳文壽承何雪漁兩家之作予俱有藏者亦頗能辨之而何氏弟子如杭州之顧新安

之陳論乃法精甚考其篆每與古人離彼古人天鏤神劃自有不易者在而今反以用意失之故知枝也而進乎道則能精其理者為深遠矣予弟筵詩文之餘私嘗作此與予談輒出意表又好學不倦一準于六書之義非是者不苟以己意屈曲也奏乃浩然動與古合即所為予刻數印自成大家固必傳之技也予篋中曩所給用者多可廢嗟乎伯宗謂當今此事舍嘉賓誰歸其信然夫

書事

杭州書某孝廉事

崇禎丁丑七月予自嚴江抵杭州暫寓湖舫見湖有坐樓船者僕從輿蓋甚盛心異之客有過予者予問為誰客曰此某孝廉也為司府及關使者重客予請所得數千金語次為歎羨久之有頃船主人知旁舟為予即持刺通謁視其刺則猶

妙十九

三

制中也過予舟所隨僕六七人皆衣青紗白裹半為執手幌及塵筴者主人衣素縐紗至巾鞵皆然語移時鄙穢不足聽別去客視予有傲色問曰子豈有不足於孝廉者乎予曰天下有不孝不廉如斯人者哉客曰孝廉者其應得之名也子以實求固宜見輕耳予曰客以此名為應有乎夫孝廉者古取士之一如所謂賢良方正及漢末經明行修者皆是今之世未聞以此取人也士以制義起家閱三年有春秋二試別以鄉會之目雋于會試者曰甲榜則舉于鄉者宜別之以乙矣即實言之亦宜曰鄉舉耳而今概稱曰孝廉於義則無取於制則悖舉世相循莫有知其非者毋怪乎斯人也而有斯名也予何為不簡賤哉客曰若然則豈獨孝廉者非也府而曰太守州而曰刺史副使曰觀察布政曰方伯等而上之及于公卿其見于稱謂者皆非也何獨孝廉予曰然使世皆因

名求實則天下無實而有名者當亦有反而自悔者矣況又即其名而非者哉客喜曰吾乃今知名之不可苟也子曷書其事以使世共觀之

虎邱書禪僧講經事

禪學吾不知也然見士人之好禪者亦未嘗加詆獨於聚眾講經以為此敗風化而兆亂端非獨排斥不遺餘力亦嘗以所在不能禁絕為恨崇禎己巳薄都城此不獨卿大夫之恥而敷天同憤者也以南京根本重地未聞綢繆兵食而延江西法師某講經于南門聽者數十萬人男女夾雜至不忍言于是勛臣為之倡率御史為之護持祠郎為之贊導此其勢之傾動何如哉予聞之扼腕謂使身為執法之官必先置僧于理而後露章劾諸在事之人不獨維風實以防亂即使天下有深明佛法者必不以予此舉為過也甲戌過杭州聞

妙十九

西

事有類于南京者士夫顛倒殆有甚焉予趨而避之丁丑寓虎邱適有茲役予同舍弟筵往觀僧俗各半而婦女尤多至繞臺攀座無非是者其目眩亂使人見之欲嘔而講者之高下姑置不論嗚呼此又無間風化矣其以穢褻佛法有甚于此哉還念鄉者二事亦大略可觀耳夫愚民不足道獨怪士大夫當多事之日豈無職業而違盡心于此即儒者讀孔孟之書初未聞于師友質疑問難有所發明而學為科舉之文者于先生之業尚多漏而弗精乃于此茫無有得者而隨俗跪拜冀有徹悟豈不悖哉書此以使世之好禪學者覽而有所感焉

書木末亭酒閒語

崇禎丙子秋月尚寶卿徐公虞求招予與張子爾公飲于方正學先生祠堂中旁即所謂木末亭也浙有沈某者亦在坐

予與徐公縱橫談天下事甚悉時北京方有兵警徐公曰今安得有子少保其人者予曰子公功雖在社稷然某生平所不足者易儲事少一爭耳公曰當以功怒過予曰我輩論事政宜責備賢者公曰然蓋予與公先論江陵太倉併及嘉靖議禮萬曆國本事多所指摘故厚求少保耳忽沈某曰君言非也以當日事勢論之儲不得不易使少保爭之何為少保乎予因以大義言之爾公是時佐予辨甚力沈益刺刺不休予因起謂徐公曰是不過強作解事者然若輩萬一以文字取富貴其意將何所不至且公亦安得有如此客哉于是遂罷酒而散翌日徐公東予曰酒閒小論遂同殿上之爭不有惡客烏聞正論張子曰其斯為吳子哉予答曰予過矣子過矣然子雖斫頭陷胸安能如客之云云者哉

說

妙十九

圭

賣榴說

癸亥十月予在郡中偶從市見賣榴者榴鉅如斗計一榴可當土產者五六許往在南都亦見之計尚小是之二三也予質所來則曰洞庭洞庭蘇產也旁有人曰此河南種然賣者操吳音其為蘇物無疑問一榴幾錢則曰三十文予曰何昂其直若是顧謂僕取其榴四而半償之賣者去不答僕追之還強其必賣然增錢不滿三遂爭予呼僕曰與之此欲歸遺大孺人者使驚為目所未見手摺皮而數其實博慈顏一快也豈重數錢哉予固作鄉語也賣者聽之若解若疑顧其色和矣問僕曰若所言云何僕再理予說賣者曰異哉子鬻是久矣未聞有念母者信是子豈計直哉敬奉五榴置錢而去予趨僕償之蓋相讓久而後留其半問其姓名又不答後予跡之不可得儻所謂榴隱者非邪夫予以懷橘一念得異人

于市并閒幸矣即使果常人也然其言誠有可感者因作賣
榴說

祭文

祭周仲馭文一

乙酉五月二十三日從山中得邑子劉廷燮書謂子友周仲馭先生于四月初八勒死獄中子聞即為位哭之先是甲申八月先生被逮遣急足報子子立起赴其難居白下一月貴人銜之使大金吾諭意趨子出京子走獄中別先生先生飯子談笑甚歡良久將去先生泣子亦泣子慰先生曰無自苦今二患甚急不久獄自解先生曰二患急恐子益急耳嗚呼詎知此語遂成讖也初先生以禮部郎奉使至南京間三月十九之變時南工部主事周鼎瀚痛哭將投河先生持之泣遂歸臥句容山中忌者謂先生意欲迎立疏藩以事不成而

妙十九

十六

哭其不起者不欲為之臣也當事聞而憾之及馬相援起大鉞欲以次第翻逆案修要典舉朝號為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徧布歌謠有殺馬阮之語忌者又謂先生實使之二人恨切齒然高密爭時出倉卒先生原未知而諸謠至事後先生猶未聞也于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不根究迎立疏藩之謀則殺仲馭為無名于是士英首効從賊者而以仲馭為周鍾兄法當從坐大鉞又自為疏購無賴子上之則謂仲馭為興化居停為山陰屬草又引先帝時建德主察所擠仆皆出仲馭意而一時附奸及奇貨仲馭者如張明弼曹宗璠羅萬爵及其兄周銓舉人虞植等先後論劾以驗成其罪予謂先生曰盍辯乎先生曰無益雖然知予者子也子辯亦無益予益心悲之于是移書袁州大略謂以鍾相坐則羊舌之禍不及叔向王敦之

惡可原茂弘又移書東平假如興化亡命而仲馭藏匿天下後世猶當誦其高誼況無罪避亂之大臣投而拒之此必非人類今忍以此加之罪乎山陰與仲馭雖號同心實未識面無論山陰以正直聞天下不受人指使就使仲馭代為疏今既不用言者之身矣而又罪以非其身之言乎至于建德統均仲馭在途此自可以不言于是袁州曰惜乎仲馭吾難以口舌爭也東平曰冤乎仲馭要當少俟之蓋時方求多袁州故袁州恐言益為累而東平素無嫌大鉞以山陰疏侵東平故謂仲馭屬草者冀以激怒東平而東平意漸解于是先生寄謝予曰嗟吳子亦心苦而力盡矣然予猶持前意以二患急則獄必解詎知左師東下適以急先生之死哉夫自古忠臣烈士負奇冤遭酷禍如先生者不少獨念江東立國之始其諸將相以為得君而事之方可上跡建武下陋建炎乃積

妙十九

七

一年之久未聞創一虜逐一賊快一州一邑用一正人行一善事獨能辨先生一人之死則先生之死為古未有矣而知先生無如予予之後先生死者以予不可遽死先生者也非先生又誰知之嗚呼

祭周仲馭文二

嗚呼仲馭而死也從仲馭一身言之則死為可傷而從天下言之則其死為可感仲馭矢志忠孝林臥十餘年甫出山遽遭大禍未能報國此為可傷者一也尊公方伯之喪仲馭悲痛三年不入內其侍太夫人伺顏色惟謹報補官太夫人甚喜今以讒死不克盡孝養此為可傷者二也仲馭每恨早登第未得盡讀古人書及抗疏削歸益發憤下帷攻詩文研精理學嘗語予曰子才可名世予亦欲著述數書以附子傳今未竟厥志此可傷者三也生子未及替而遭難盡落其產妻

子不免凍餒此可傷者四也至若所云可感者則尤甚矣仲馭為南戶部督稅蕪關時權差創設羨入無幾方七閱月即轉禮曹而急窮交餽故友者至數千金歸垂囊不自言也今誣其贓數十萬而當時受惠者亦多樓臂反脣此可感者一也仲馭意氣傾東南士有急則歸之至再三求請不厭嘗薦士不令其知數科來由之得第者先後幾百十人即縉紳先生以名高相攀附者日不絕于是朋黨之名遂盛及被逮無一過問者憶予視仲馭獄中間及一二位高有力者仲馭笑曰天下之孤而無黨者其子獨也此為可感者二也仲馭初削歸時授徒講業不出里中後因其多所薦達于是游其門者幾數千人而天下遂有周夫子之號袁江州張芑山嘗規之而宣城沈眉生屢有諷諍其徒不說反煽為異言今號為弟子者相見但字仲馭而不先生也且有辨其未嘗委贄者

妙十九

六

舉人某某侍仲馭最久蒙薦拔最深以北部磨勘謂不先為之地遂呈身要人反持疏相喝此為可感者三也嗚呼以其身之可傷者如彼而天下事之可感者如此此真欲令人斫頭陷胸有善不可為之悔而仲馭至死無是也故天下之可感傷未有如吾仲馭者也

祭周仲馭文三

嗚呼哀哉兄之生于世也四十有六歲而其死也卒浩然畢命于園扉方其生也朝廷之上無為之暴謗而雪冤今其死也南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為之巷哭而途悲既名高而忌集實道大而身危昔神祖之末年海內正人有朋黨之號至熹宗之七載諸附闈者周內諸君子于三案而靡有孑遺迨乎先帝英烈爰定丹書雖歷祀十七而嚴黨逆之誅屹然如山嶽而不可移不幸鼎湖方泣羣醜彈冠既快心于老

成之日謝顧獨不利此華陽一席猶儼然為後進之師于是貴州肆其擗噬懷靈布為險熾追邇先世之牛李蜀朔共攢矢于一人而為之癡索為之毛吹嗚呼哀哉吾不意五朝之久天下之大其以尊奉兄者遂至于斯也本非薄湯武而叔夜遭其幽繫未嘗不身任名教而李范蒙其誅夷然吾又念之嚮使無兄今日之死則南國之立社稷者已及一普覺諸君寂寂遂無一事之可傳而自神宗皇帝以來其所號為賢人君子者何限恐門戶亦自此而衰矣是故兄之死死先帝也死五朝之賢人君子也而豈區區一二亂臣賊子所能殺之自快其私也哉

祭外舅李首川先生文

先生於箕戚則舅也義則師也而情則知己也予能已於悲哉方予少賤家方落而先生字之女子少無師友先生教之

妙十九

九

投以作文之法予困於場屋先生歎惜有加謂予有才無遇夫人于生死之際意有相屬輒為感動而況予與先生甥也弟子也受知也予能已於悲哉予蓋悲先生未可以死而死與死非其地也先生少負異姿長延盛譽其於科名猶掇之耳不幸僅以貢薦甫拜一官未抵任而遽捐館故曰未可死而死也此死之所以可悲也人孰無死者殺身成仁文亦忠盡身瘁最下如世人所謂老死孀下妻子視訣而先生遇寇長途奄忽旅次此為非所矣則死不尤可悲哉然予猶謂死即非其地而處死者為難人即未可死死而不死者尤難先生孝友敦於家行誼聞於國自少至老雖言笑取與無分毫苟者又能以其學傳之其子故長公舉於鄉為世知名士而仲季鴻藻並著今談者皆曰先生為有子矣此豈與夫生而無聞沒而冥冥者哉先生即遽疾於途而遇患能免又從

容義命死不及亂此又豈與夫素不聞道之士及一旦遇有變遂神駭意劇冀偷生於須臾之為快者故曰先生能處死者也即又未嘗死者也而子之終不能已於悲者感於感激於義綢繆於情之不可解也故悲先生之死者未有如子者也

妙十九

子

樓山堂集卷第二十

二妙集二十

貴池吳應箕著

賦

予早嗜賦而未嘗為然不讀漢以下賦昔人云漢無騷而有賦騷不可再也則近騷者猶漢賦耳予性真率偶然抽毫取于申意而已嘗歎古之賦家勞寢興著藩溷以祈可傳而予但取給興會且謂吾不讀漢以下賦此母乃擬跡而卻步乎賦成復不自棄要使觀者知予之好妄也應箕述

禿筆賦 并序

予春秋三十族子諸文學觴之既醉臥齋中欲起而攬筆據文顧視其毫則已禿矣感為之賦 遇注是年為天啟癸

亥

妙二十

釋名

予幼好弄此柔翰今喜區理之分曹精喻麋與側理今湛几研之清肴簡中山而及鋒用之令良工惠予以修毫予方齒盛而氣銳今緒全湧其靡撓腕疾書而如春蠶之肆嚙兮文脆脫而嚴霜翻之厲霄冀且晚簪而比安世兮庶進前誦而雲氣之飄飄夫何三上不行十年未字窮歲月之矻矻日魯削而焯記徒渺慮而單精兮紛材竭其智匱也匪處囊以立見今似魚含而內悔也朝穿墳而墮指鼠鬚告予以偃蹇夕辨亥而吮墨胎髮披離以憔悴于是和凝捧色而無微王珣受椽而匪寤孟公卷舌於憑占揚雄擺指於油素定遠志慷慨而輕投左生置藩溷以雕賦辭宣炙勤思于納新永師冢十甕而念故予既感此精爽之易消又重悼夫年華之不駐物無用而不敝理有貞而自怨阮託醉而佞工董奮筆而直著予昭晰于寸心每躊躇而慎步敢泄文之不恭愆鄙懷之

所寓

弔忠賦 井序

弔忠者弔天啟時死璫禍諸臣也或曰諸臣豈必忠死者然則忠矣弔其已諸

今皇上超代潛而繼統卻日中以御極神武并包皇仁洋溢五辰墜而復斲百位顛而斯秩夔臚捐猶狂扶三仁封四凶殛袒狂狴之沈懼雪壤泉之義喟覆露逮嗣卹愍加調斯固含氣感而矢激聖風樹而靡替者矣然而伏能慮艱安則念危痛定不忘事久增繫是故感壬午之鼎革者憮誅夷之酷烈也考獄禮之異同者壯死成之芳蹤也溯嚴張之抗挺者景杖諫之貞秉也况夫薰灌勢窮聖遠理繆躋之立靡觸焉莫救而乃逞蝦怒之不量跳雄虺之九首豈非人臣之至忠極愚而予能已于歛獻而憑究者乎自夫鼎弓再泣皇冲深

妙二十

二

拱腐夫據僥鋸餘煽寵過注敘增始叢借以戢翼豨狼顧而吻脊日瞞矚于文書口呀呀于銜捧三楊俎而振張亨彪醜而祥肆直仗鉞以烹勳瑾矯旨而戕士蓋將攢諸屬于一身遂巡嘍哨而得志觀其奸羣望也過注懲夜繡夸來許戒清塵嚴設祗乃載雲旂六白虎驅蒙公負玉弩羽騎縱橫鼓鏡鞞輓焱拉雷厲駢行似路出入警蹕聲敢齟齬其弄禁旅也過注褻尊邃狎威嚴陳虓虎舉燧煙授甲大內介馳帝前霹靂烈缺塌地崩天九廟驚而駘晚三軍勸其喧闐于是勢既儼而漸逼謀益狡而恣歡爰糾妖姆過注裏表傾僂孫程極醜燒聖工讒前星在襪而沈曜椒媛秉介而埋魂乃示侈大用恢肯構過注勞神駭人搜宇括宙蕭何慘澹于未央楊素靡傲于仁壽肆閭闔其鞏開紛袞章而迭授因緣圭茅張皇帷幄桓桓階除躡躡誅斡斬樓蘭者子虛管中行兮戲

龍增飾赤丸之一命於赫黃口之五爵遇注然而趙馬未同
雲劍開請芮城攻其巽淫應山臚而骨鯁福清恃權智之足
籠眾正誓决決而交傲于是璫挺走險飛而攫食頓網期空

懸幕誘入時則逆樞衣短後以請成奸輔冒同宗而前膝遇注

外廷東人猶幅側以攄忱西黎忽狎狎而反噬乃若蚋附翕

逐狐假猖狂睚眦必售爪距競張彪虎斷斷而列衛雲仍猥

猥以稱觴遇注誦莽德之比且講姬曆而誕昌呼九千歲者

拜舞惕惴祠百二所者膏血輝煌眇蒙落而易弘獨招麾之

難汲仁去殷墟老存周熾非彈焚坑之殘忍奚改玉步于呼

吸遇注正逐宰衡更揆席首垣驅長憲逸矯詔旨工羅織計

耶抗疏而廷糜楊尹感吟而伏鎖然猶以為不坐之朋黨不

可得而芟盡也周內清流于偽錄鍛鍊要典為陷穿遇注逆

案以殺斥鳳凰以為鳥指麒麟而曰獍夷惠為跖逢干則佞

妙二十

三

胡東朝者窮奇阿後宮者秉正驪姬之苑可集鱗諸之七聽

進止弒不必書呂王不當評冤平反為鬻獄蔽講學以逆命

乙丑拷者六君丙寅逮者七姓遇注敘諸爾其甯郅伏鷲俊

興奮虎并而蒞者睽睽而受牘囚而伏者匍匐以陳詞或仰

天而呼聖或捨地而飲淚或噴血以肆詈或垂首而甘笞莫

不三木橫加五毒歷苦長貫銀鐙動遭捶楚拉髻折脅穴胸

斷股腦塗脈絕肌坼骸腐醅等屠切慘均醢脯血沁葦碧魄

沈園土此固卒隸見而椎心行道間而泣雨者也若夫梁谿

赴汨羅而從原高邑禦魍魎以遂志中州義壺喰而環投朝

邑功曲徙而櫬寄諒逝者含笑於九京奚生者聞風而不噫

未幾闔運既去聖德方升蚡呼服而見厲卓然膺以作燐高

引璽而殿震新移席而斗傾觀陵谷之易變耿忠義之必申

騎箕尾以歸天駕靈輿而協靈肆肅將于上帝縛豚犬而嬰

刑由此觀之世無常治而士有恆期子不可以教貳臣不可
以懷欺雖刀鋸鼎鑊之必蹈無天地日月之或移況夫天有
扶概人執褒譏吾其彰往而著後誰謂忠臣不可為

述歸賦 并序

神宗皇帝朝冀應試南京至崇禎己卯為年多矣秋
後被放溯流東歸追感前事歷然愴懷舟中無事賦

此述之

惟神皇之季曆兮予捧檄而觀棘時蠶氣以厲發兮冀承蜩
而振第遽一試而輒靡兮蹇予放乎中流聞人聲而畏惡兮
志悵愴而離恻夜轉側而不寐兮朝趨掉而靡留攬山川而
增其邑鬱佗僚兮魂惛惛焉傍徨四顧而無儔次家舍而交
承慰藉兮父老告予以盛年挫伏屈抑非不幸兮何霄路之
終邈然予回意秉志而勵激兮肆貫邱窮索而墳穿謂大道

妙二十

四

貴而騫堂與兮狹辭濶之汎濫而登炎炎笑庸夫猥鄙踟躕
而覲腴膈兮賤小儒卑疵攘竊而喧闐詎予志道而遭下兮
奄再試焉猶不振曷暇杲杲方上進兮雲披離而蔽屏魑魅
伏道而揄揶兮鼃鼃傍枕而側影飄風溢而解纜不前兮嚴
霜下窺蓬而薄寢爾其酌尊酒以攄嘯兮精爽頓而內隱方
鼎革交而世變兮憫予遇之迴殊得氣而疆蹙兮闔作逆
以危都隼據高而攫人肉兮屋于誰止而瞻烏閔子卯五禩
之顛覆兮何名位得失之足為有無紛鬻觸而自笑兮悵禍
機之駭圖恥反志以干進兮信被禍之可娛欣聖人之再造
兮亶誼舒之志申媒阻絕而不通兮羞理弱之自陳齊虜奮
舌而得官兮得意亦薦達其邑人予固珍吾鼎而自愛兮抑
何持素絲之紛紜叩天閭而官官兮捫白雲之磅礴進不入
以遄迴兮退予將覽夫遐荒藪載籍而方東上兮擊船舫以

相祥泉木脫而蕭瑟兮鴻鴈叫而翱翔歷天門而信梅根兮
情澹悅其故鄉恫蘊倫以省往兮逝日月其江河猶冀黻之
漸變兮惜予年強壯而坎珂事有感而難忘兮學有厲而如
磨敦予志之匪懈兮將千秋百世者其如何地名非注梅根池州

園居賦 并序

予為小園不能百武然據高為亭夾以修木夏月居
之可以忘暑予數年來困於游歷園居就燕今歲五
月來歸翦滌掃除又廓理之偃仰其中者五十餘日
展卷抽毫適有餘矣遇注是年為崇禎庚辰

遵江路之奧阻窮秋浦之崖谷林莽互而若迷原田衍而愈
複仰崗嶺之蝨蜷相流泉之湫泱予高曾為營壘信美土而
可築宅餘右而紆勢瞰山趾之獨崇植離離之殷果輪落落
之長松女貞經霜而茂密梅本撐柱而難容予思列楹以室

妙二十

五

隙為之庀材而鳩工垣以周壘繞以槿荔土緣剝而不破木
層升而隨制承樽櫨于竊窳檻開蔽而鱗次容一膝之易安
虛四望而攢至東朝暎之彩升西平疇而綺竟北飈颺而盪
披南蔚靄之交并濯寒吟于遠峰禽變聲于近聽林霰窺而
倒影夕光沈而薄映俯潺湲之寫音藉森蕭之疏蔭惟暑月
之偃息焦金石而致潤翔高鳥之嘯喧戰潛鱗而不競夫何
汨虛名之馳騫紛極意乎遨游朝稅驂兮復駕夕弭柰而夷
猶金陵悉相為縞紵吳會總攬其就流區袞鉞于不律被丹
黃于九州視吾廬其遽宿緬竹樹之徒修眇載醕而寂莫疇
不問而徑投于是嗟室斯邇悼人則遐倦翼知息夷外及家
鬱三伏之酷溽美重陰之交加信吾亭之憑倚躋曠敞于清
華爾乃燔而蘊崇支其墜倚蛛襲戶而掉空草沒齒而加雍
陳几研之清遙架縹緗而肆啟涼颺徐來高蟬靜語卻筵不

揮散髮踏步寄弘覽于微吟憺相忘兮容與頤情志于羣籍
玩沈精乎道渚道卷舒而惟適遭崇替其難期縱馳心于域
外耽高蹈而鷓枝久客張衡之歸賦通人長統之致辭吾誠
知夫紛糾擾攘之無用樂夫園居亦奚疑

木山蜂房賦 并序

予凡上有木假山巒岿其外而空洞其中土蜂窠隙
以為房壘泥周固牖其兩旁開蔽之巧疑乃神鬼予
感而異之 遇注庚辰七夕前一日作

夫何枯林之離奇兮不假琢而成山勢窈窕而芳蔚兮復洞
壑其中閑蜂蹈空而循覽兮爰銜泥以漸填始懸仰而垂壘
兮繼背曲而列闌連蛤蚧之斷續兮隨齋旋而如環級層設
其軒上兮牖銳孔于一偏雖營衛之徑寸兮備儼巧之千端
匪斲輪與刻楮兮疑窮陲而勞般相出入之斂整兮時週遭

妙二十

六

而肆翺寤物生之有託兮何纖鉅之異霧詎限乘之利拙兮
實視置為危安鱗潛穴而被餌兮烏增巢而蒙樊信忘機之
欲下兮樂不競而何患攬高深于把握兮寧直以為目觀俾
翹動之得所兮意者畜四靈而猶寬

憫亂賦

自江之北十年於茲矣 ■躡既再寇燹無時人生觀此其能
已于悲乎予既摧悼于厥心爰作賦以憫之曰自皇帝之載
履也在璣衡而曆紀殫睿謨于恢疆軫蕃僻而望理簡虎叔
以專麾企遂霸而賜璽湯懷裏為唐憂屯桑林而夏俟豈蘊
久之生孽抑榔密焉多蟻蚩尤既亘槍櫓復厲幕紛列于近
關允傳飛于內地撐犁孤塗之種落青犢銅馬之疇類莫不
觸山射天禹鬻堯吠蟠冢之封狼跳梁莽坎之短狸捺撤夷
康居而迎日逐者伊誰馴渤海而募朝歌者隔世去病子公

之屬每鉅鹿未嘗忘義莫然明之倫屢回谿而垂翅烽火徹于甘泉棘門悚其兒戲夫不創而俾得氣去者己巳之故捍禦也深入而無一矢遺者戊寅之蒙茭夷也薄九門臘三輔震寢陵沒卒伍墮名藩濶天府斥候踰伏虜載廳舉積顛平城漂膏盈澣蛾眉曼色汚淫蹈藉駭首丁年係縲藍縷悲銜刃於東苑壯死綬之陽羨中行翕侯導之先驅李陵衛律從而解辦馳代將者騎劫之輿尸驕不戢者宿沙之爲殿覺榮予遺猶狎寇而苦軍狃抗師徒獨勇標而怯戰使非仰天子之神武仗廟算之濯靈四海九州據其憤儼二祖列宗式其精英值腥魄之既奪資聖德之方升則銅駝敢云不棘而天步亦俛焉其傾者也然議者以爲急安攘者貴翕謀張撻伐者期并力遼海雪屢世之逋誅燕雲卜姬年之過曆苟痲痕之猶存何鞭長之必及夫孰知笏胡之吹方悽而米賊之氛

妙二

七

轉熾者乎方其起關隴轉河朔歷齊晉流楚蜀馳騁梁豫之郊輞轡江淮之域莫不招隨和肆焚掠殘官府破邑郭窮扒扒恣戲諱剖孕戟嬰然膺烙膈穴胸林馬塗腦浮鏑震動發祥之宮倍徙赤眉之惡其人皆俘虜逋囚畔戍悍卒徭苦則挺斂急而逸債帥墨吏爲其獺鷗梟入黠夫用而雄統原滔天與燎原實薪焦而蟻隙其號則闖天掃地混世過星九龍隻虎老回丈青關索曹操俚怪不經惟穀城之反覆誕僭號而擗抗其騎則追鳧企鵠鞭景靄雲以閭闔爲外廩以搜括爲空羣無駭不攫遇駒必攫上山下坂起窳逐林圍窮則突伏發斯騰即有時以駭散邈難及而追奔其流劫則兔起鶻落鹿奔烏聚十五翔來百千焱至投暮則營遇兵即逝如河決而勢駛厚隄防其難制于是畿輔爲之震鄰郡國胥而增壘蒐邊乘發禁旅厲虎帥崇軍使惠文易而兜鍪殿閣出而

列祭必彗掃而蠹滅幾授劔而賜履寧銘勒之有期卒尾隨
 而不已然而西北之原墊其空東南之轉輸曷齒狷鞠凶之
 冚臻屬羊舞而蝗蔽塵溢其緡畝增而稅民饋胡蹕吏呼何
 諄惟多難之滋與匪所恃之必徹側九重之德音願扶觀而
 流涕渺予惻兮忉恻緯不恤兮心憂恥多壘兮傷卑賤憐擊
 楫兮滄中流懷顛表兮邑鬱志澄清兮氣邁報卿士之糜祿
 虛明聖之殷酬哀此鮮民之莫極曷予敢辭夫幻譎非注關
 地王混世王過天星九條龍一隻虎老回回一文青花關索

旅中除夕賦

過注崇禎庚辰池州郡邸作

惟下里之多盜予躑躅而遷延雖邑村之做陋暫棲止以卒
 年童子告予以除及紛市閭其喧闐伺頤指為陳設何廚爨
 之索然時三春之已上子猶擁絮而高眠察言者之色為未
 愉亟起攬衣而呼前告之曰女不見吾終歲之勞擾乎酬答

妙二

至暮穿窳達曉窮力矻矻猶苦不了身泛泛如不繫頭岑岑
 而欲掉悲年華之易逝非復還于少小幸此日之遽居鮮禮
 俗之涸賜趣敲冰以淪茗勝華筵之圍繞步空亭之清嚴羞
 洞房之窈窕盼梅枝之參差助幽懷之杳渺予非焚次與喪
 僕冀爾測素心于言表予語未歇爰有良友憫予獨客餉予
 旨酒盤出高門菜傳纖手持杯自酌由未訖酒無管絃之嘈
 雜無子女之狎扭無逋索之紛紜無衣食之奔走肆傾觴以
 舒嘯更發篋而享帚悵此夕之不駐數街漏而相守于是童
 子樂焉招呼其侶醉我餘醕飽我贖簋前翦予燭泰然而吟
 曰吾儕小人屬厭而已今夕何夕罄罄其恥奉令則從聞教
 而喜人生世閒有如決駛非此達觀奚暢邈旨飲酌自定流
 行坎止強營蒙句胡不準此萬物革故君子視履夜其未央
 主人以起

所歡賦 并序

所歡者志刺也

吳有貴公子以好色聞天下但投厥嗜不恤厚貲狎客滿座
 日舉所知兼金麗幣靡之如遺于是燕趙之豔質楚越之妖
 姬莫不窮研逞態輦而致之備寢御侍燕嬉睇蛾眉之月舐
 擁纖腰而柳垂亦有平康妙妓輸藝陳辭蘭浴初歇微澤薄
 施沈焚晝香筵列夜遲恣歡極褻意不自持燭殘人散懼未
 即私然而公子始未嘗不顛倒淫蕩而厭棄曾不踰時也傍
 徨悵惘忽忽不擇屬目意盡詬厲其客曰何嚮者之費靡不
 經卒有美而弗獲乃竭誠丹意廣求幽索寘窮閭巷不夷微
 僻睠浣紗于水湄忙羅敷于桑陌適有婦人蓬扉半辟有望
 未諧聲含喑喑介紹初通意已先劇身呈遽前目迎而覘公
 子見之飛魂越魄揖而問焉有夫簡斥說我則容敢辭當夕
 然其爲人也態雖善冶貌實不揚色在中下體未芬芳狐媚
 驟襲狼戾中藏持雕曼詞發人猖狂而公子惑焉趣爲之裝
 焉曰美矣昌矣天下無雙矣吾不遇子空流浪矣生平所幸
 蕩若亡矣自今而後寵專房矣爰告其族賀得新婦開別館
 築邃戶熱異香盛歌舞服飾炫耀鏤犀藉黼明珠綴帷文絲
 罩無洞房窈窕雕窗鬆堵飲食珍奇傾膏錯脯駕言出游莫
 敢撓忤輿馬侍從駭聞動睹顛囊罄庾唯其所取懶益增嬌
 悍愈見嫵承奉靡匱猶懼逢怒吾老是鄉視他如土曾未踰
 年身敝氣亟諸姬解體物力耗息魄降將歸猶不愧暱于是
 天下聞而笑之曰公子非能好色也特好婦人之狡而無行
 自媒而醜者耳古固有見似人而即喜下真龍而反走者矣
 信榮替之無常而何所歡之足負乎

妙二十

九

老娼賦 并序

崇禎十四年六月偶有見夫為娼之事者矣然娼實有之用述為賦

金陵有娼焉其起甚微賤固無暇跡其從前也娼色素麗歌舞亦嫺略涉書傳應對敏便放蕩淫佚機利輕嫻坐而引睇流波漪連連貌若不屬意已微牽其家倚恃目為金泉未十四五遂稱待年時則有公子王孫富商大賈甘辭重幣輻輳其戶娼曰無遽歸白吾姆故為愆期而始首俯及其瓜破定情而見狎于所歡也惟力是視莫不窮殫羅綺稠沓珠翠闌珊陳牀几之璀璨垂幃幕之琅玕衣薰龍腦湯浴麝蘭間香澤而意亂態都盧之千端巧窮煙戲蠟映冰盤度歌珠串角飲飛湍顏酡鬢蹁履錯帶寬東瞰既上宵膏未殘西陽已落曉妝方闌極晝達夜但有慙歡或詭悅辰而觴祝或指笄及而簪冠或終身託而誓天日或一朝別而涕汎瀾或浮慕名士

妙二十

十

而目攝或如談他妓而意酸隨其聰明豪俊無不入其陷阱起居言笑習為誕謾如是者蓋數年於茲矣娼曰人生極奉吾已知之矣送往迎來安有斷時彩雲忽散柔柳易衰朝朝暮暮樂此為疲于是發憤委身而擇其生平所最私者焉去樂籍遠狎耶謝絕管洗鉛華衣素茹淡習為人家閒及往事叱咄悼嗟如是者亦有餘載而孰知其故心之尚在也不復視夫以如賓愁所居而弗置無事不乖有言必悔主人亦撫膺而歎曰吾畜此婦厥家將殆縱其所適喜不能待然而色既衰落世亦以更今之憔悴昔為驕榮新知不可得故交無幾存意悵惘其誰語日徘徊而倚門少年掉臂不顧蕩子羞與為婚恐沒齒其悵惘徒有恨而自吞嗟乎淫女不可以為婦貪人不可以為友知止有戒鮮終足醜疏廣之乞歸觀者為之歎息而華顛之嬰僂不過自喪其所守而已

雪竹賦 并序

偶過當塗為吳令君所留不得去見邸舍階前有竹
一叢可翫而為雪所壓覆地予有感焉遂為之賦注遇
作于崇禎辛巳冬暮吳令君名韓起

嗟草木之多靡無此君之挺特雖寄生于荒階亦不扶而自
直惟松柏之同心歷歲寒而微力瀉琴瑟之清響淩琅玕之
碧色亭亭數竿若俛予來直造其下不問誰裁有友好我時
遺酒醅謔浪笑傲對之輪杯予譽此竹舉不可枚蕭澹韻遠
清苦思哀出羣高節利物美材匪風雨之異度無塵土之纏
絃興淇澳之足寓儼渭川之在隈夫何寒風晝積愁雲夜繁
俄而雪下漉灑瀾漫綠蕘冒棟平墀塞闌千林變色萬物改
觀曉起開戶竹亦摧殘體若拘繫狀如平攤勢強抑意不
肯安葉搖搖而欲訴枝拂拂而如搏然其伏而不屈困而不
折非尋尺之較直枉聊衣裘之相襲楊鶴冲霄而鍛羽驥千
里之在櫪魏徵以倔僵而轉媚嫵姬聖處譏讒而懷憂惕汲
黯抗捐于將軍蘇武秉髦于夷狄潛窳為米而折腰侃以習
勞而運甕冀太陽之呈暉聽空庭之滴瀝挾枝葉之扶疏表
性姿之儻倣諒體骨之不柔何污下之可溺始吾致憾于霏
霏卒焉詠詩之籛籛

妙二十

上

詩

風雅體

旌旆

旌旆憂兵也

驕

旌旆搖搖載矢囊昭豈無超乘未險而囂胡敢束溼匪日而
子之遠征不飽半菽相其爰止我棲我屋爾有酒漿爾有田

畜胡不暱我賊來則逐胡其逸我而必賊僇
民逸其賊去則安之民邇其兵來則殫之國之衛矣亦孔桓
桓民之疾矣涕其沈瀾

旌旆三章一章六句一章十句一章八句

繁星

繁星憫賦也

繁星在天出自南門行有擔負居有原村嗷嗷不絕累累者
存

五穀不登歲曰大稔無食無衣實惻我心嗟彼飛鳥歸猶擇

林

林有鳥宿野有狐嗥中原有屋棄為蓬蒿棲遲我野我心切

切

墟其屋矣棘其土矣民之相失無子父矣令之苛急何其怒

妙二十

矣賦不可無民可鹵矣

十一

繁星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雲垂

雲垂望雲也

雲垂其野我心洋洋載馳載驅旭日其光日之烈矣其何及
矣

既蝗既疫哀此窳窳民之無聊有霰其陌愴其白矣盈階尺
矣

冬雪其凝夏旱其微漙漙奔奔厭厭若崩有暵杲杲密雲不
應哀此饑民頓騰其興

雲垂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白雲

為沈士一先生七十初度賦也

英英白雲露甘如飴天星錫祚旨酒平匪瑤笙錦瑟三以為

行依于素無色賁只儉德之共胡寧易只幽而獨芳芬可藉

鶴鳴子和厥聲載路嘉謀入告弼我元后綱紀萬類引之勿

士則有師師則令子詠夕歌雍洋洋盈耳用聚歡心將弘燕

帶經挾策晨夜頹頹豈無萬鍾豈無千陌匪我所受匪親所

白雲五章章六句

樂府

香囊曲 癸亥

妙二十

妾有百合香製為小錦囊未敢邀郎佩情知已斷腸

聽歌詞

揚歌未及聲儂意忽不樂寧使歌未終不忍儂淚落
本自合歡曲翻為腸斷聲不知歌欲罷儂意轉難平

猛虎行 壬申

豈不知山有虎我不往山何逢彼怒奈之何猛虎來市中咆
哮欲食人張牙露爪助其雄我手無劍擊之不中不如走告
泰山君路難至言難通猛虎猛虎爾有知我命在天爾何為
嗟嗟猛虎非惡取狐假之肆為虐

敵臺行 乙亥

五里一敵臺望賊來不來若使臺成敵不來區區民力曷計

哉

敵臺高望見江北草搖搖北人乘馬南人舟高臺不及長江

流

敵臺何巍巍乃在江之南可憐江北破城郭賊至城下不鳴
柝登臺知有江南樂

苦熱行 戊寅

今年苦熱鑠石流金雖有高堂無風披襟火雲垂炙揮汗成
淋何以永日散髮閒吟我觀四野翹首甘霖燭有餘伏木無
積陰吳姬揚紈織羅難任吳農作力日趨釜鬻炎炎弗絕實
惻我心

遠征人

自注鄰寓有夫從征者聞其婦言可悲也因述
為曲 辛巳

三更聞柝聲淚下不能止君行遠戍邊夜夜宿空壘
半菽苦不足遠征君獨難妾即忍飢死敢為行路看
賤妾守門戶老親與小女君為備賊行賊來妾誰拒

妙二十

十四

